



02095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二

西天僧撒哈咱失理授善世禪師誥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二

大雄氏之道以慈悲願力導人爲善所以其教肇興于西方東流於震旦歷代以來上自王公下逮士庶無不歸依而信禮之其來非一日矣欲使其闡揚正法陰翊王綱非擇其人曷稱茲任爾撒哈咱失理生於西域樂嗜佛乘纏結頓空冥心契道邈者不憚山川險阻直抵中華衝大磧之埃氛度流沙之莽蒼其志可謂堅且確矣朕嘉其遠誠特加以善世禪師之號爾尙靈承佛勅救濟羣生冥頑而怙惡者爾推報應之說以導之貪嗔而敗事者爾舉恬寂之行以啓之庶幾符能仁之本願協大道之至中則予一人爾嘉爾其懋哉

和林國師孕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授都綱禪師誥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靈城續集

一

浮圖之教入中國者千三百年其徒衆之繁刹寺之廣不設長以統制之則其道不肅其法不嚴非所以示尊崇之意爰選良材用符善道爾孕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生鄰佛土尊禮碩師其於三乘教法想已聞之熟矣以西土之人長西方之教孰謂非宜今特命爾爲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爾尙精勤弗怠蚤夜孜孜體如來之願力化導有情頑者繩之爲良惡者禦之爲善其與俱生吉祥相爲表裏其闡正宗庶幾陰翊王度之功於是乎在爾其懋哉

饒氏杏庭記

臨川曾先生旦初助教成均嘗以其鄉友饒君孟持杏庭記爲請予年踰六望七精神衰耗四方求文者接踵于門心極厭之則作而固辭先生之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以先生有學

之士其言之勤如此意必有所屬因詢其詳先生曰孟持故詩書家其先祖手植文杏一章於所居之西兵燹之餘風枝露幹屹然蒼烟中疑有百靈呵衛之者孟持因樹亭其側名曰杏庭然孟持之意非以爲觀美也唯汲汲乎先祖是思當春陽和煦生氣鬱達自本而未咸周流而無間則思其與道爲體精神發舒無往而不在也秋高氣清葉脫而色不澤所謂歸根復命返於沖漠則思其順時斂藏不誇能不矜寵也朝露其沐浥乎其容則思其盥漱而興正衣冠而屹立也夕颺作涼泠然其音則思其出坐中堂若誨語之初聆也一動靜一云爲之聞見否則如見其先祖焉所以聳動其心志警戒其昏惰者大有資於學功視彼拈葩摘豔以爲耳目娛者其可同日語哉此誠有關於彝倫之重不避再三之贖職此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二

故也予聞之歎曰孟持亦可謂孝子矣乎昔者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尙愛其樹而不忍傷矧先祖手所親植者乎宜乎孟持之不能忘也孟持不忘於杏且如斯則夫手澤之在書口澤之在栝樅其所感又當何如哉孟持可謂孝子者矣雖然遠取於物不若近取諸身孟持之身內而心膺外而髮膚非先祖一氣之所分者乎一氣之所分則是身乃先祖之有也葆嗇失宜非孝矣登高臨深非孝矣言行弗擇非孝矣忠節有爽非孝矣浩事不勤非孝矣孟持可不慎乎雖然杏一物耳孟持以先祖手植如或見之則其於身殆有不言而喻者矣予之云云不置無乃過於思慮矣乎先生曰子之言善不專爲孟持頌且有規焉苟以此意爲記不徒作矣予遂不辭次第其語而歸之

孟持名盈清修雅操讀書而嗜文薦紳之間翕然稱之爲君子儒云

莆田林氏重建先祠記

莆田縣東二十里有山曰穀城岡巒秀拔林樾蒼潤其下匯爲巨浸號國清湖在昔盛時一望杳渺無際而波濤吞吐於風日雲月之間真勝絕之境也唐忠臣邵州刺史林蘊之裔大理評事某始自長城徙居湖上五傳爲睦菴府君格以積慶力本造家又再傳爲承奉郎國鈞其族寢大承奉府君於艾軒文節公光朝爲諸父行廼建義齋於東井命艾軒爲之師倡明道德性命之旨遐邇生徒雲赴川臻唯恐或後東井之學遂聞于天下林氏子若孫亦世擢進士第克守詩禮之訓彌久而彌光其先祠舊在浣錦社者蓋以睦菴爲之宗睦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三

菴三子長曰諱某府君名鼻頭房次曰諱旂府君名追遠房次曰諱遷府君名白沙房至今垂十五世二百人之多皆三房之後也於是列爲神版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寸下設跌座用粉塗而元書之其版中起於大理祖父逮睦菴三子而止左右則追遠西則白沙東則鼻頭凡三房之後其物故者輒升名其間當日南至羣族相帥合祭其小宗有事於四世別各行之於家歲旦則展謁舉序拜之禮若冠若昏若宦學出入悉於此而告焉諱遷府君九世孫比部主事衡患祠之規制卑狹不足以交神明乃與從子原謀共白於宗長伯濟而改圖之卽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間敞以外門俾族之賢者司其啓閉經始於元至正戊戌冬十二月壬寅訖功於明洪武庚戌冬十一月某甲子羣族皆出泉布來助而曰

曾恕曰竇曰天禧者爲多相地計功終始其役則維卿之力也初睦菴在宋初時已置祭田自後累增至於二千畝有奇故丞嘗之禮視他族爲特豐元季亂離始不能以自守衡大懼族散宗埋無所繫屬既汲汲先祠之建復徵濂文以昭示於後嗚呼先王之時立宗法以統其屬定廟制以嚴其分制有隆殺毫髮之莫踰宗有大小條序之不紊所以維持人心匡扶治道者其事至詳且密也逮乎後世經殘教弛漫焉而弗之講曾未四三傳已藐若秦越之相視當是時也有能以義起禮因祀事而崇孝敬雖於古者未能盡合寧不爲君子之所取乎此濂於衡之請不敢固辭而亟稱之也濂聞莆陽多名族冠衣濟濟讀書之聲相聞貴名檢而賤浮侈以此見艾軒之教浹人之深而承奉府君建學之功及今猶未泯泯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四

孝思菴記

錢塘王生驥年二十卽以春秋預薦浙江鄉闈旣貢南宮廷議喜其尙少以大器期之俾肄業成均中未幾詔左御史大夫汪公右御史大夫陳公妙柬俊英爲諸王伴讀生獲選入吳府予時以學士兼太子贊善大夫生因從予游一旦傳旨命羣儒造縱參鶴文生操觚立就予爲進呈上親讀一再過喜曰是子辭簡而意暢才氣皆佳及日將南至大祀于園丘上復命羣臣賦七言律十二韻冠以三百言序諸老生或難之生與烏傷黃昶先成親踞讀御榻前上聽畢尤加獎勵云生初從予學治經兼攻文辭未幾大進於前薦紳先生亟稱

之無異言予亦愛之甚謂其堪紹文脈也因叩其家世之詳
驥曰其先系出于周有敬宗者爲周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
以命氏至秦武成侯離生二子曰元曰威元避秦居琅邪後
徙臨沂威遷太原之廣武由是王氏有太原琅邪二族晉丞
相導出琅邪後時家於江左其裔孫有居睦州桐廬者曰煦
仕唐爲和州刺史生肅清主簿洵洵生耕避五代亂以文行
稱周乾化中仕吳越官至烏程倅烏程之弟宋錢唐令猷遂
居虎林山中實驥之十五代祖也驥之高祖父諱某曾祖父
諱植皆以力本尚義見稱鄉人多德之祖父名暹字子愚錫
號爲明誼處士生先君諱常年三十出游番禺不幸客死時
驥始七歲無所識知賴大父鞠育教訓以克至有今日先是
大父嘗圖地於西湖北山之間曰駝獻嶺嶺有三奇石怪松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翰范續集

五

根蟠其上鬱然可觀大父旣預爲壽藏且曰此新兆也吾敢
居其首乎南山梯子嶺先世數大墓存焉年遠不敢遷倣古
者葬衣冠之義斲木爲主書吾父名諱瘞其中他日吾則祔
其旁構菴廬三楹間顏之曰孝思示後世不忘其先也驥聞
而識之久欲以菴記爲請先生脩史事嚴不敢有所聞每念
驥來南京時大父挈驥拜曾大父墓下慨然曰爾能頗知讀
書以亢吾宗非我之功實祖宗之澤是賴爾出於千里外慎
毋忘孝思也驥尤不能置於懷願先生嘉惠之孝思之說其
見諸傳記者不一而足非止乎詩也然其所謂孝者立身揚
名使天下之人皆曰王氏有子豈不爲孝之大者乎若規規
不離乎親側號諸人曰我能養我能養而父母之名雖同里
閭亦若無聞知如此而爲孝將焉用孝乎今生始加冠巾輒

被薦乎鄉入侍藩王以文辭上簡帝心其榮更謂至矣榮之至者孝之篤他日位益顯名愈揚使生者受封爵歿者膺賜典則生之孝又爲何如哉是則孝思之義已庸非生之大父所深望者乎予與生有師友之義爲記其菴故不以頌而以規

西甌黃氏家牒記

西甌黃氏家牒記

黃本陸終之後受封於黃若春秋所書黃人是也其後爲楚所滅散居江淮間以國爲氏在宋之季有諱定者家揚之六合爲兵馬副都監元兵攻揚定同大將與之鏖戰敗績挈妻孥踰濤江居處之龍泉會襄愍公峻都帥師攻處定復隨州兵出戰至九里潭力屈就擒峻都命褫其衣反接于樹彎弓而向之曰速降速降不降矢貫汝心矣定毅然弗爲動定季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翰苑續集

六

女南金聞之獨泣曰女子緩急無用理誠不誣妾雖不才忍見父入鬼籙乎乃脫簪珥蓬首垢面走馬謁峻都曰將軍平江南一才一藝宜不忍棄妾父有大將之略奈何寘之死地卽死愈堅他敵心於將軍甚無益也故妾含恥來言將軍苟不聽妾請與父同死誓不獨生也峻都義之卽命釋其縛俾隸麾下同掠地閩中權授忠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且命統精兵擊延平之沙縣定歎曰吾宋臣也不能死其類有泄矣奈何加兵向之乃引疾固辭寓建寧之甌寧將終老焉後五年復擢潤州五河縣尹階承務郎未及代又棄官歸以壽考終葬城南蓮華池上定娶某郡連氏生四子世部世衡世得世虎世衡郢復翼總把總把軍職也世虎有勇力能以手握巨竹破之世衡獨有後餘皆無傳世衡亦娶連氏生三子義

夫老杜細良歿葬壽山之原義夫字世忠娶建安陳善足生四子同壽衆嘉如滿普保歿葬聖佛壇之岡同壽衆嘉蚤天如滿字子謙娶建安張鷟生四子仁義智貴仁字淵靜以易經舉鄉貢進士名列第四以溫純能詞章選爲太常贊禮郎階將仕佐郎娶泰州張蕙義字永宜智犬貴字用和王氏出也普保字居德年十六郡庠私試輒先列已而深通易經應書鄉闈遂有薦于朝者授忠州鄆都丞娶某郡張淑壽生二子炳炯蚤夭老杜好武藝娶某氏生一子閻其所習如其父歿于軍細良娶某氏生一子某初義夫既歿如滿八歲普保四歲家事絕艱辛陳氏以黃乃宦族冰雪自守越五年其外伯父馮翁刀奪其志適里之同姓黃清字寒潭實桂甫之子宋孔曰官某之孫鞠育二子擇名師傳授以詩書不翅親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翰苑續集

七

父二子亦感其恩能孝養之生事葬祭終身無違者清之弟淨旣生子珉珉復生子福慧矣孔目之宗當不墜如滿乃還奉五河君之祀其子仁嘗從予學明經間脩其家牒使後人有所於考請予序之予聞氏族之學昔人所甚重所以明同異辯親疎別是非也蓋氣血相貫喘息相通唯正系之傳則然儻以他氏參之此卽莠人之滅郤不可不慎也寒潭固同姓其家承允旣有其人子謙之自禰其父斯近禮已況五河君以武顯而居德及仁方以詩書起家易武以文尤可見能亢其宗者其顯融蓋未艾也故弗辭而爲之記詩有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黃氏之後人益思其自慎者哉

重榮桂記

廬陵周氏奕葉以書詩爲業有字孟聲者與其子學顏皆以

文鳴薦紳間故廬在吉水之泥田邨門墉之內桂樹一章扶
疏而離襪晝日成陰縱衡可二畝遠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元
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化爲煨燼桂亦焚死剪取其枝
柯爲薪唯榦獨存越五年甲申桂忽發綠芽膚間已而怒長
不數年間翳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壞於兵至是萌
葉出自根柢枝葉沃如也闔師里尹過之戟手指曰此非祥
也妖也物反常則爲妖烈火之所歟灸津枯于內枝焦于外
生意安能貫之生意不貫而萌蘖惡乎生苟謂其生爲祥則
倒豎之槐僵起之柳不亦祥之大者歟或曰非也此祥也天
地之間有開必先其機之動間不容髮萊公之感插竹生荀
田氏之聚枯荆再華蓋草木最得氣之先者也大化流行占
盛衰者每於斯觀其兆焉唐人以擢第者爲折桂此殆周氏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翰苑續集 八

科目之徵乎二者之論久未有所定國朝洪武庚戌學顏之
子仲方以明經舉于鄉會試南宮除侍儀使出爲中牟令以
政事聞然後始知桂之重榮非爲妖也實祥也予嘗聞之人
事之與天道誠相表裏有感必有應始終循環無窮今以茲
桂徵天而驗人其祥固無疑者然而君子之論祥當在人
可使物得以專之仲方益率德勵行使德馨遠聞旣以華其
躬又以壽其後人周氏之興其殆未艾也歟係之以詩曰
維桂之良其色中黃其氣苾芳有士治經藝之手庭比德之
馨帕額執爰來蕤我廬桂亦變枯榴鶻屹然自踵至顛氣絕
弗聯胡彼●也怒長如毛有華其膏日益以崇車蓋童童敷
陰正濃大化網緼何屈不伸瑞應之純孰謹孰歟爲祥爲妖
匪德曷要德將何徵舉其芳榮以契其貞天昌其家粹而復

華厥兆孔嘉勿翦勿傷是皆是封沃以靈聚君子有云瑞當在人其福乃臻我陳我詩其辭則卮匪頌以規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具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算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尙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天位朝萬國孳孳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于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戒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卽立儲位以正青宮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九

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于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才優前代正禮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壺之法勵忠節之訓刻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行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圯壞殆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爲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爲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

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與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習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十

假勉彊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始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所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于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

宋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而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脩撰臣李叔允編脩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答祿與權臣孫蕢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聲坡續集

七

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膺臺始克成編其音諸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七十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

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亦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職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予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曆成粵從皇
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
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
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祕書甲寅以後
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
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統華夷之盛
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釋職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三

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
始取土地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
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
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
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
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
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
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
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
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
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
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王不可以

一二識也今日歷所書籌略之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之者尤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濼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歷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摭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樂韶鳳纂脩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修臣朱右臣趙璜臣朱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七

大虞氏世譜序

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

濂居浙河東嘗聞上虞魏氏爲簪纓大族其先蓋出於唐鄭國文貞公徵之裔公居鉅鹿生禮部侍郎叔璘侍郎生武進縣令政始自鉅鹿遷居會稽之山陰武進生邠州錄事參軍珍參軍生莫州司馬明復白山陰徙居餘姚之蘭風司馬生石首縣令實實生廬陵尉潏潏生憲憲生章章生克敬克敬生惟賢惟賢生績績生墳墳生恕恕生和和生傑傑生有聲有聲生義義生安珣凡歷世一十又五雖不與仕籍而能脩明禮義蔚爲鄉之望宗安珣生宋從政郎良瑞從政生紹興

府學錄亨之復自蘭風徙居上虞之龍山學錄生廸功郎監
婺州東陽縣酒稅震龍監酒生文炳文炳生壽延壽延生鎮
此其傳系可見之大略也初侍郎實生二子武進與汝陽縣
令殷武也汝陽爲北祖至四世孫司空暮遂相宣宗武進爲
南祖孫子甚多如上所書之外而明之鄴台之臨海比比有
之而在上虞者爲最盛一門之內悖禮樂而說詩書由是四
方才士大夫慕豔其聲華無不自遠而至當其園亭勝集雅
歌投壺酣觴淋漓閭閻然和洽臺臺然旅語或不知夕陽之
在樹也故鄉之論閩閩者一則曰魏氏二則曰魏氏云然而
歷代以來名門右族若金張若許史者蓋亦多矣未數傳間
或至於殄絕宗允卽不絕亦降于皂隸有不勝感慨者矣魏
氏自文貞至鎮已二十又五傳其遺風餘烈猶能不廢者其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 古

故何哉蓋文貞之事唐立心忠蓋奏疏剴切凜乎有三代遺
直之風德厚者其流長其效固應爾歟鎮能孳孳弗怠詳譜
其所自出粲然有條而不紊豈不誠賢者歟雖然氏族之學
尙矣古者有世卿大宗之法得以伸其敬宗之義至於定世
系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盛衰有徵而親疎備見也
古法旣廢唯宰相家得著世系表於史冊猶可髣髴見其遺
意若鎮之爲其亦可謂有所本歟魏氏之孫子幸襲藏而續
書之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他日焉知無文貞之出者歟鎮請
戶部郎中求序其首簡不揣蕪陋而備著之鎮字士圭有學
有文者也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爲務凡守合滿三載

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饗之或遇有事郊社合被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爲能勤民方可以對越明神蓋異數云當是時桐廬魏君起潛自尙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來覲闕下有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三月起潛給舟車芻糧皆無乏絕兼能撫輯創殘之民旣煦嫗之又從而勞來之和氣所召鄰郡蝗天集賊稼殊甚而郡獨亡害起潛之來朝也民爭攀轅臥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也垂髫之童羣然迎拜馬前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來也脫若我使君不來饑孰兒哺寒孰兒衣乎黃髮給背之翁寬衣博

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膺郡寄或從方州入秉鈞軸載之方策班班可考也欽惟聖朝取法前王其久任之意實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超擢起潛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易之哉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醫之爲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瘡首夏之痒疥秋之瘧寒冬之嗽欬上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祿甚爲不輕也後世官寢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有人於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如吾同縣戴原禮氏是已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惓惓有志於澤物乃徒步至烏傷從朱先生彥脩學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

六

多奇驗予請得而詳道之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脈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爲劑烹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楮槩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蘇自後聞人步之重雞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脈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淡司而安松江諸伸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續食飲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逾亟原禮曰脈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也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以益其病爾以大承氣湯下

之晝夜行二十餘頓減續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益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脈雖芤且澀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卽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踴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以李杲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卽經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衆予備聞賢士大夫恒言之今

原禮療疾奇中者繫之首簡并告周官疾醫四時治證之槩
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從父能軒翁予之同志
友也幸以予言質之其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
擢爲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爲諸
俊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敏行蚤趨
朝已卽危坐堂中中使或傳宣索書卽啓鑰以上如是者二
年雖得時近日月之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上御東房遙
見敏行委蛇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
雖不能願學焉乃命之題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上覽畢
悅曰詩甚佳北產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顧問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盤坡續集 六

見其性秉忠懇可任以事特命爲甘肅衛經歷賜內府白金
五十兩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爲賦詩予時
侍講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爲酒泉爲
張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充實之隔絕西
域而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彊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
不爾也今皇明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
臣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遣允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
孰敢持一矢東向非漢比也聖天子特念生靈久罹兵燹不
得以自寧設衛實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招懷創殘之民其責
亦甚重也敏行亦知其所以重乎於斯行也當導宣上德曰
吾皇一視同仁罔間南朔夙夜唯爾民之憂恐爾寒也使來
授爾裘慮爾餒也俾來給爾食或無以耕予爾牛或無以獵

貞爾馬若弓爾其寧哉氓縱曰愚離水火而升衽席云胡不樂將見荷旃被毳者于于而至矣經歷幕府之長無所不當問敏行宜以此報上母若翰林時危坐咏詩而自逸也他日贊畫成功乘赭白馬周流弔古曰此霍去病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迹也拘馬湏滿壺白眼望天而飲醉後耳熱發爲聲詩以洩生平磊塊之氣斯亦奇男子之事敏行以爲如何敏行喜曰先生之言至矣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鄉序

世有恒言閩閩之家能守其田賦爲難曰非難也一怨款之人足以易之矣又以能保其間廬不失先人遺澤爲難曰非難也稍知承家之義亦不致於覆墜矣又以能傳龜襲紫爲難曰非難也爵祿之來雖曰有命或可以倖致初不可以定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九

論也然則孰爲難其在紹書詩之業而有光前人乎前人之嚼齧道真吾則兀然如嚼蠟丸前人之立言契道吾則瞪然如立土偶縱使入有田廬出膺臚仕惡在其爲賢子孫也哉吾於何生之事不能無感焉生字本道北山先生文定公諸孫也先生當宋之季侍宦臨川獲從考亭高第弟子黃文肅公傳伊洛正宗之學首喻真實刻苦之訓繼聞浹洽四書之旨積力既久道凝德立威嚴莫犯有如泰山之于霄和氣充初儼若陽春之煦物故其學一傳爲王文憲公再傳爲金文安公三傳爲許文懿公蟬聯散彩焜耀後先使吾婺爲鄒魯之俗五尺之童皆知講明道德性命之學者先生之功也在他人夙夜孜孜欲儀刑其萬一況其子若孫者乎生嘗從事科舉之業受鄉薦矣會年始踰冠上命肄業成均此天之玉

汝于成也向使合試南宮幸擢一第卽隨牒浮沈州縣間而學不暇講矣學未成而仕寧不犯古之明戒哉生今幡然改轍惟乃祖之學是繼斯善矣繼之道云何心欲其大也萬象無不涵也理欲其精也無一髮之不窮也氣欲其平也勿使粗暴之干也形欲其踐也毋徒爲空言以替世也文辭足以溺志也非闢名教絕之而勿爲也異端小道或可觀也屏之斥之唯恐蹈之也如此則庶幾乎近道矣生其勗之哉生在成均援舊比歸省二親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參知政事陶公嘉生有學而有文首爲詩以華其行而詞林胄監之英記注給事之臣郎官藩僚之賢方外名德之士又各分題聯什而請予爲之序嗚呼閥閱之家賢子孫能紹書詩之業者予不於生望之而執望之哉生執經從予學者頗久予故肆口極言之若夫子告省親孝子常事爾茲可略云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若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嫻居其一焉釋者曰嫻者親於外親也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諸親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蓋一出乎彝倫之正故賓興之際特於此察其行焉嗟乎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久矣今於雲陽鄧貫道氏見之貫道本儒家富而好禮御史大夫陳公之女兄實歸焉當家居時公與貫道無日不相親或講論道德性命之奧或品量古今人物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酬觴賦詩以寫沖和之情其樂殆曠如也及元季兵興所在皆釋騷貫道避地巖谷間深蟄而不出公間關走江表擇眞主以爲依歸自赴於

風雲之會名譽日起而勛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見者二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冬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泛大江直抵南京欲與公胥會公聞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出迎於龍江關相與序兵火離合問故舊存歿悲喜交集舉酒酌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其周旋者且一月貫道以離家之久翩然動歸輿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自辛卯以來龍虎雄爭塵霾翳昏父子乎西東戚姻乎北南其別離之思蓋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同文水陸數萬里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蟄之虞有親媿在還方者不行則已行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帝德廣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蕩乎難名乃克致有是也頗聞貫道富問學能辭章何以不稍摠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盤坡續集

五

雖然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一峰森列如畫秀氣甚磅礴也自漢以來爲侯封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無大顯融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明時而足以當山川之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言於崑穴抱道之士且告之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予敬愛貫道篤親媿之義故舉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講學士樂公而下凡十八人分題爲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鄭氏聯璧集序

且一民

磨勘司令鄭君思先問謁濂禁林從容言曰伯父杲齋先生浙河之左右大肆其力於古文辭久之思如泉源滾滾出不休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奇其材欲薦

之會疾作而卒先子曲全先生幼喪二親而賦性狷介州里不能容伯父時客授崑山乃走就之求四庫書疾讀雖暑錄金寒折膠不越戶限未幾下筆爲文皆循矩度而不輕於毀譽然剛毅忤物人有不善必折之雖其面頰發赤弗少貸晚寓蘇之海虞竟以坎壈終惟二父負不世出之才文名相埒遭元季兵亂不沾一命竟捐館舍而其遺文將遂零落不傳此愆先日夜痛心而不敢自寧者也伯父爲文多不存橐思先自章甫見輒錄之積二十春秋得文百篇古今詩四百八十首先子之著作雖存嘗自刪焚僅留三十篇文百篇詩而已於是合寫成書釐爲二十四卷題之曰鄭氏聯璧集將鏤文梓以行四方敢以首簡序文爲請濂受而讀之果齋之文則氣韻沈雄如老將帥師旌旗火鼓續紛交錯咸歸節度曲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藝坡續集

三

全之文則規製峻整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煩曲盡情意然皆有臺閣宏麗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嗚呼是亦可謂能言之士乎昔夏侯湛與潘岳並姿容其行止之處恒同輿而接茵人謂之連璧然不過取人物之明潔耳初不論其能文也縱曰能文如溫邢之敏贍亦生於異鄉初非出於一姓也縱出於一姓若二謝之藻麗初非出於一門也縱出於一門若二盧之雅逸則一從焉若二宏之典嚴則再從焉而同胞同氣者蓋亦鮮矣嗚呼有若二先生伯仲並以文鳴其亦可謂希世之士乎濂也不敏幸見臬齋於虎林而於曲全則未之識也及官成均乃與曲全之子司令君爲同僚司令君善承家學文光赫然爲御史爲部使者百王斂迹又以政事聞何鄭氏之多賢哉雖然不開之於先後將何繼不繼

之於後前何以昭司合君汲汲爲不朽之圖可謂知所本矣
濂因備書其事冠諸篇首知言君子必有取焉杲齋諱東字
季明曲全諱采字季亮溫之平陽人

吳濰州文集序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
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誦二家書遷之文如
神龍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濺澤各致餘妍
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馬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
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
沖之容可以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撥拾古語有云取法者宜
上固當有潛心而願學者矣濂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
實不可攀歟抑去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襲歟吾友吳復德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二 鑿坡續集 三

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間飄飄有奇嘔氣逮長日
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
馬遷爾我知學班固爾諸子蓋不足多也濂頗畏之疑之自
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今將出守濰州與濂胥會南京持
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諱曰我此文近遷固否濂見其勁硬如
屈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暉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驚中而
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歎嗚呼善學遷固者
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
忘者德基尙勛之母徒泥于西之言而自沮也

送黃贊禮泣祀闕省詩序

惟洪武七年十一月庚辰皇帝御奉天殿視羣臣早朝太
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受明詔天下行中書其祠山川百神或

未致恪虔宜令朝士涖之臣於浙鄂齊汴暨于豫章已嘗奉命從事若晉若燕陝若閩蜀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下四三千宜預遣使者期以明年春二月集事臣昧死以上制曰可於是遴選奉常官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安黃淵靜實與其列越三日癸未陛辭上諭之曰敬恭明神古今恒道也況瀕祭之時乎祭在他人亦所當慎況職在奉常乎已盡其職猶難況欲涖人而使其莊敬乎皆不可不察也爾等聞命之後雖跋涉乎險阻一言一動有赫其臨參前倚衡無乎不在勿使一髮非僻之干庶幾不廢朕命不然人非鬼責將不可追矣衆皆稽首至地而退旣退復勅儀曹各賜衣一襲又明日甲申啓行前御史中丞劉公伯溫參知政事陶公中立吏部尙書詹公同文今禮部尙書牛公士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鑾坡續集

十四

良咸以爲淵靜遭際昌期獲將使指以臨蒞祠事可謂寵榮也已各賦詩以爲贈而文學法從之臣藩府成均之賢與夫方外巖穴之士亦見諸聲歌以華其行淵靜請予序其作者之意肆惟皇上宅中圖治其對越昊天埒祀于上下齋心凝神於惚恍之中如將見之羣臣之助祭者下逮庖宰之賤亦皆有孚醢若以致鴻休薦臻甘露霄降三秀呈瑞彩霞結鳳白鳥翔飛和氣充物化爲豐年此蓋精明之德放諸四海而準無不駿奔走執豆籩以薦德馨然猶慮藩垣之臣未盡體內庭之意遣使四出以監視之方於古昔帝舜之望山川徧羣神姬周之咸秩無文不是過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今淵靜之往也宜精白志慮靈承上訓壇廟有缺圯者葺之服器有弊汙者易之牲牲有不肥脂者罰及之將祭之夕端

勞垂紳正立壇之左右申以聖天子威命使百司及執事之人祇奉明畏有若天威咫尺升降俯伏穆然無聲牲組苾芬庭燎有輝神靈洋洋昭格于上則夫藩釐之錫淵靜亦當與有之矣淵靜行哉雖然神人相依者也南閩當兵燹之餘黎民創殘其或有未起者乎縱曰起之其興利去弊之政或未盡行乎淵靜宜廉知之歸告于上此於人神之道所謂兩盡者也淵靜行哉

送陳生子晟還連江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上宜各旋歸歸卽過至無以久淹爲也復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鑾坡續集 三

命左右出內府錢若干以爲道塗費衆皆羅拜而退時闈之連江有陳生子晟者以周易中第三名文解上禮部旣而臺臣以其詞章古雅選入爲楚王府伴讀朝夕陳說經義甚爲王所寶禮及奉敕合還闈詣予言曰子晟久侍几杖今將有三千里之行願先生賜一言以自助也予曰爾之從我者學爲文耳文豈易言哉翻秋濤之洶湧屹喬嶽而不遷沛元氣之淋漓未足以喻其變化也能知變化則輻遷轍固躡蔡駕韓煜然有光萬丈矣孰能掩之哉爾以學止於是乎生曰然予曰未也聖人垂訓皎若丹青所謂載道之經是已經則萬世之準繩也推其訓詁以覈其原譯其文義以達其支使言與理相涵而無悖去之者方可排斥毛鄭輕視王馬而靡所不通矣爾以學止於是乎生亦曰然予曰未也上天下地其

中爲人號曰三才功用則均上帝所降之衷日保守而弗失
氣或我枯也吾則廓而通之欲或我戕也吾則絕而遠之內
外混融庶幾與天爲徒矣與天爲徒則見諸用者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所入而不自得焉是蘄濂洛之深泓
而挹沂泗之清冷者也顧不韙歟生以爲何如生避席而拜
請書所與言者佩而行之予老且病四方求文者日相迫趣
誓欲燔筆視以自絕憐生之篤志於學因寫以爲贈

通鑑綱目附釋序

新安子朱子旣釋諸經思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
爲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蓋
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又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
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爲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爲之審定故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五

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旣成流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絕少
博學如王文憲公柏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
己所以尹起莘之著發明劉有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爲之
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慊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竊病焉
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
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
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三省王幼學三家會粹羣書而折
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原
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
翅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尙可畧之乎
司馬遷史記注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迄今猶未
已也况朱子上取法春秋大經大法瞭如日星文憲公至稱

爲續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譌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脫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于天佑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爲尤多蓋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耶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正之耶孔君尙有以刊定之庶幾爲綱目之忠臣也歟濂侍講禁林孔君來爲脩撰出以相示濂爲之驚喜且謂其書世決不可無特爲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簸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爲巨擘云

送趙彥亨之官和陽詩序

吳興趙君彥亨魏國文敏公從孫也通周易至正乙巳試藝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後集

七

江浙鄉闈獲與薦送值元改物遂退隱林壑國朝文治大興濠梁侯公彥良以中書參知政事出守吳興力舉教授郡庠彥亨以養親辭侯公移鎮山東已而入覲以爲彥亨之材誠不能多致復言於銓曹選爲楚府紀善久之調同知和州事將行予酌酒謂之曰彥亨以故家文獻自藩府出佐方州有民人社稷之重蚤夜宜孳孳自厲有不待予言其欲言者自識彥亨已數月矣因纂修國史之冗凡四聖傳心之祕諸家異同之辯欲求彥亨發之卒未能得而彥亨以別告嗚呼古語有云爲政易而講學難予於彥亨又烏可已於辭乎序而詩之情在其中矣詩曰

倬彼魏公文獻之家經畚秋實藝苑春華旣質以熙復豔而葩遺澤所被英名載加弓冶有傳詩禮與聞匪資行素盍策

文勛如提健架去衝中軍勇蓋萬夫氣摩青雲賢書得貢淡
墨新題材評龍虎星應壁奎理將奮迅事或不齊海桑變幻
巖穴幽棲大明麗天萬國咸臣蒐羅智哲逮及隱淪上名楚
邸接跡朝紳無善不紀有道必陳睠茲和陽瀕于大江帝鉞
初泄天威孔揚旣混寰區視此沛豐建侯擇佐維俊及良
竭子素蘊攄子遠猷煦姬民隱靈承天休薄言我私起與子
謀十翼多奧九師馮求子今有行孰析其精別裾徒牽離觴
重傾泱泱中流搖搖去旌瞻望弗及實勞我情

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天地正氣細縕輪困不折不回行乎太虛在物受之則爲解
鷹爲屈軼在人受之則爲剛烈之士剛烈之士貴勢莫能加
威力不能變參乎氣化關乎治體其重於物又不翅千百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天

嗚呼正邪不兩立正氣伸則邪沴廓清矣我國家始建國江
左輒從秦元之請立按察使設官分職彈劾百僚所以伸正
氣也迄今垂二十年憲度益嚴遴官益精有若山西憲僉張
君孟兼尤號稱職者也孟兼性鯁亮不善爲依阿人有曲必
面白之雖漸沮羞縮不暇顧然亦無他腸當良朋盍簪酒酣
耳熱抵掌笑談胷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乃已其氣滾滾不
衰名上中朝選教胄子久之遷南宮奉常奉常南宮掌禮儀
郊祀之事無以攄其耿耿及今出持使節知孟兼者謹曰孟
兼行哉民生休戚無不得言吾見輶車夕至而封章朝上也
貪賊舞法吏吾見望風畏讐解印綬而避去也民寃之不伸
戾氣鬱結吾見渙然而冰釋也孟兼行哉雖然鷲鳥之揚揚
不如威鳳之嘒嘒狡狴之疆疆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

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苟有德焉又何僉王之
不革行哉僉王革行正氣之復正道之行也孟兼盡於此而
畱意哉吾鄉先達自宋以來繡衣持斧赫赫見稱于時者凡
六七八人嗣芳猷而繼遐軌竊於孟兼望之孟兼行矣孟兼精
於古文辭前御史中丞劉公極稱道之尤深名理之學其與
李證應奉往復論性書上徹九重之聽蒙召對左掖門士林
以爲光榮云

葬書新注序

堪輿家之術古有之乎周禮墓大夫之職其法制甚詳也而
無所謂堪輿家禍福之說然則果起於何時乎蓋秦漢之間
也漢藝文志有宮宅地形書三十卷既有其書斯有其術矣
術果人人能之乎官有其書而不行之民間及至晉時方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三

盛傳而葬書遂號爲郭景純所作予嘗讀之眞確簡嚴意非
景純不至此實直爲相地之宗也後世葬巫競起而蕪穢之
至於二十篇之多西山蔡季通氏深覺其妄增刪去十二而
存其八草廬吳伯清氏又病蔡氏未盡蘊奧擇至精至純者
爲內篇精粗純駁相半者爲外篇粗駁當去而姑存者爲雜
篇誠可謂無遺憾矣新喻劉則章親受之吳氏爲之註釋頗
有所發明金華鄭君彥淵其尊吳氏不下於則章晝夜研精
殫思正其句讀觀其會通探其旨趣粲然若燭照而龜卜其
視則章蓋過之矣彥淵旣缺梓以傳復介學子劉剛請余序
予謂葬書尙矣別有葬經八卷蕭吉所撰者又二卷號爲地
脈經者又二卷大抵與郭氏不異唯八卦五行經托於黃帝
所作或者遂謂爲地理之源豈黃帝之時已有其術歟信如

此說中經之中或云辨方正位或云卜澗東瀝西或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固有之矣不過趨人事之利何故無禍福之說歟是未可知也在唐之時楊翁筠松與僕都監俱以能陰陽隸司天監黃巢之亂翁竊祕書中禁術與僕自長安來奔至贛州寧都懷德鄉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傳里人廖三傳三傳以通春秋故名廖傳其子禹禹傳其婿贈武功郎謝世南世南復傳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檢使永錫遂祕而不授世之言地形者其盛無踰此數人然其遺書或存今世多行之往往其說皆與郭氏合而無倖去之者豈相地者實宜宗之歟縱青囊有傳其妙亦不越於是歟嗚呼世不信地理之術則已設信之舍此將何從求之歟宜彥淵留意於茲而不暇自釋也然是書雖經蔡氏刊定至吳氏方爲精密其註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後集

三

者雖有則章發揮于前又至於彥淵而後大備註書之士後出者益勝其言誠可信歟予春秋良高文采益衰落四方求者每踵武相接類峻却而不顧而獨爲彥淵序此者非以其大有益於世歟彥淵名謚北山先生忠愍公之九世孫自號元默居士博通儒書而能文其於內丹之訣尤有所得云

守齋類彙序

古之立言者豈得已哉設使道行於當時功被於生民雖無言可也其負經濟之才而弗克有所施不得已而形於言庶幾後之人或行之亦不翅親展其學可以汲汲遑遑弗忍釋者其志蓋如是而已奈何近代多藉爲譁世取寵之具褒揚於贈餞之夫獻諛於泉下之鬼組織綺麗張浮鴛誕以爲能舉世安之曾無有非之者予不知古之立言者還果如斯否

乎此予於顧君德潤之文不能無所感也德潤名輝鄞人也其大父鄉貢進士應春父學海先生叔川皆名士德潤幼承家學甫十歲卽善屬文郡博士俞希魯欲以神童貢辭不就旣長大肆力於經傳卓然欲以事功自見會無有薦之者乃閉門却掃喟然歎曰吾身不遇矣殆將立言矣乎然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古先哲王所藉以牖斯民者也我當竭其思慮焉他若游言枝辭春花秋蘂堪把翫於一時藝焉而已我則不敢知人以德潤爲知言德潤自是默索精思晝夜孜孜唯寐始忘之如此者垂三十年著釋圖一說約六十三圖徽二十一希言二十四專刻六十二治要十八體卦八解八辯十二議二十四傳七記論序文銘各三雜著十八賦六騷十九雜詩三百二十一合三十卷分爲前後外三集通名爲之守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三

齋類藁云予嘗受而讀之淵乎其莫窮約乎其若豐暢乎皆有契而混融有弗嚴焉覈必詳也有弗擇焉擇必精也嗚呼其亦庶幾古之所謂立言者乎昔在宋時桃源王說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爲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他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一篇薦者列其事召爲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旣歿勅建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嗚呼德潤立言之志未必下於應求今時無有上其名者秋髮被肩亦且歸然老矣惜哉雖然德潤志士也內而不外者也名之聞與不聞非所計也予故徇其外弟太子正字桂德稱之請序而藏之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

贈惠民局提領仁齋張君序

嗚呼醫其難言矣乎人之生也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養之得其道則百順集百邪去苟失其養內感於七情外感於六氣而疾疢卽生焉醫者診而治之必察其根本枝末其實也從而損之其虛也從而益之陰平陽祕自適厥中粗工或昧乎此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其病之能起者鮮矣此其難一也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陽既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陰既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盡之義也何經受病宜用何劑治之治之固不難又當知有引經之藥能循此法則無疾弗瘳矣粗工不辯十二經而一槩施之譬猶羅雀于江魯魚于林萬一或幸而得之豈理也哉此其難二也歲氣有不同攻治亦異其宜曰升降曰浮沈吾則順而承之曰寒熱曰溫涼吾則逆而反之庶幾能全其天和而不致顛倒錯繆粗工則俛俛然當順則反逆當逆則反順如盲人適野不辯乎西東此其難三也病有寒熱熱者當投之以涼寒者宜濟之以溫此恒理也然寒熱之勢方劇而遽欲反之必扞格而難入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庶幾能成其功粗工則不察而混治之此其難四也藥性有陰陽而於氣味見焉然不專於陰陽也又有所謂陽中之陰焉陰中之陽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不察也粗工則不覈重輕而妄投之過矣此其難五也然此多內經之所明言自裴宗元局爲大觀二百餘方經旨晦蝕無有探而究之者至今劉守眞張從正李明之等始以一以內經爲宗向之晦者昭如也

昔之蝕者究如也嗚呼醫其難言矣乎吳士張君仁齋世爲名醫從陳鼎菴受內經之學而於劉張李三家之書無不通貫故用藥多奇驗將軍那木哥病危甚張君脈之曰寒涼太過所致宜溫之果瘳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遺疾上遣使者召張君療之張君脈已曰色夭不澤尺脈已絕然能食飲主踰月而死後亦然先是全室禪師泐公無病偶乞張君視脈色張君曰師雖康強其中多滯痰後有中風之患當時咸不以爲然至是疾果作手足痿痺不仁張君用辛涼劑汗之下而愈師欲以金緡遺之張君笑曰師何必爾也得宋翰林文一篇不翅足矣師來爲予言予雖不知醫而醫之諸書頗嘗讀之故爲疏五難之說使觀者知其道爲不易如此嗚呼醫誠難言矣乎若學如張君察證如張君制藥如張君則不謂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三

莆田四如先生黃公後集序

灘成章時卽讀四如先生諸經說見其立論精微鑿鑿過人遠甚未嘗不慕豔之稍長歷求先生之事迹然後知其淵源之所自而凝道之有方也蓋先生居莆陽唐御史滔十二代孫世爲儒家其父績師事瓜山潘公柄復齋陳公宓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黃公之高第弟子也先生夙承父訓年十二試舉子業鄉校多占前列後二十九年始擢咸淳辛未進士第調監瑞安府比較務未上名公鉅卿爭聘之爲講師而丞相江公萬里挽之尤力聲譽翕然動於一時德裕乙亥冬始之官與簽樞陸公秀夫遇陸公一見極器之明年丙子杭都已陷國事不可爲陸公趣先生至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

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先生皆辭不就宋旣改物歸隱重山密林不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先生爲敷繹濂洛關閩之說而開導之其爲文詞務以理勝不服如他文士馳騁葩藻以爲工而當時求者紛如也門人武夷詹清子類次六經四書講義爲六卷刊之而先生之子元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又分記序墓銘字訓之屬爲五卷而刊之先生年八十二而終遺文流落於薦紳者尙多其曾孫鄉貢進士至又哀集爲十卷將刻諸梓介楚王府伴讀陳子晟徵濂爲序以傳濂聞濂洛中微考亭未興艾軒林公光朝獨倡道莆陽從之者如歸市紅泉東井之學乃聞於天下綱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綱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破續集

五

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綱山居福清咸來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氣習所薰人皆有鄒魯之行及乎瓜山復齋之起推闡考亭經訓東西角立化行而教孚文質尤彬彬可觀先生產於艾軒之鄉耳目之所濡染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故矻矻窮年遂探考亭之正緒則其所著皆六經之微所宣皆天地之祕誠有未易涯涘者奈何道未及行而宋祚已移識者不能不爲之惜也先生之所蘊與不可傳者固已隨物俱化若并其遺文同就泯滅不亦重可惜哉先生之子若孫孜孜以傳世爲務可謂不死其親者矣濂年耄而昏避求文者如避讎敵甚不得已多令學子代之今以童年慕豔之久勉徇至等所請而躬序之如此然先生之集自能行世亦不藉區區之文而後傳也先生姓黃氏諱仲元字善父後改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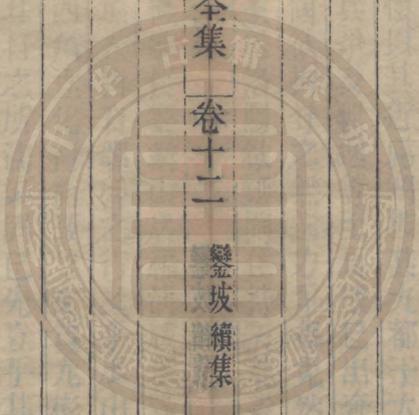
淵字天叟別號韻鄉老人云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二

鑿坡續集

三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二終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三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黃帝廓清四海遂登大寶遣使者播告諸蠻夷俾知元運已終而中夏歸于正統其稱臣者高句驪最先交趾次之琉球瑣里又次之于時日本良懷亦令僧祖來奉表而至上嘉其遠誠詔以天寧禪僧祖闡五官教給克勤爲使護其還國克勤字無逸通儒釋書湛堂法師諸孫也上召見端門與闡同受法衣軍持錫杖諸物之賜筮日啓行先是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良懷以其近屬竊據其九都于太宰府至是被其王所逐大興兵爭及無逸等至良懷已出奔新設守土臣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然終疑無釋守臣白其事于王王居洛陽欲延闡住持天龍寺無逸獨先還無逸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整坡續集

一

奉揚天子威德諭以禍福必期與聞俱王聞其志不可奪命輿馬來迎經涉北海時近六月天山高插霄漢積雪如爛銀行一月始至館于洛陽西山向陽精舍執國政者猶申天龍之請無逸曰我使臣爾非奉帝命不敢從王如欲闡敷宣大法宜尙往請于朝否則有死而已君臣聞之皆大慙服議遣總州太守圓宣及淨業喜春二僧從南海下太宰府備方物來貢所虜中國及高句驪民無慮百五十人無逸化以善道悉令具大舶遣歸無逸等自太宰府登舟五晝夜卽達昌國州已而赴南京仍見上端門無逸備陳其故闡亦附奏曰高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瞻龍顏矣上悅召對者非一或賜食禁中自時厥後各賚白金百兩文綺二皆有副上忽顧侍臣曰勤一沙門爾乃能不辱君命如此學孔子者未能或

之先也親賜手詔諭其父華毅使其加冠巾出仕無逸亦念去國三年將還鄉行省覲之禮中朝大夫士幸無逸選逢盛際競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序序聞大雄氏設教開難廣其推仁及物要與二帝三王不大異是故昔之名僧或籌算都閩或輔弼廟堂事業稱於當時勳名垂於後世其載於史氏者蓋班班可考達人大觀初無形迹之拘孺釋之異也方今堯舜在上治具畢張無逸出將使命言論慷慨已足落倭奴之膽若使施之有政大綱小紀粲然有序他日將與臯夔稷禹比肩是亦法如來行證菩薩道而已大雄氏或親生斯時亦未必不躋無逸之所爲也無逸之東還也雲漢昭回之章照臨東越東越大士無不舉手加額以爲天光下燭爲禎爲祥而無逸尊公祇奉靈書當誨之以父子君臣之懿序尙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二

何言哉姑撫其出使之績序以爲贈春向暮無逸將戴笠而來予則具壺觴俟于龍江之上矣

瑞巖和尚語錄序

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梵王以金色波羅夷花獻佛請爲說法佛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佛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嗚呼此非禪波羅蜜之初乎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蘇迷虛境界具濕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無不有月是故有百億水則百億之月形焉仰而瞻之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一爲千萬千萬爲一初無應者亦無不應者體用同源顯微無間也大聖全體皆真不失其圓明之性如月在寒潭無纖毫障翳清

光奕如也凡夫爲結習所使業識所縛而唯迷暗是趨如月在濁水固已昏冥無見加以猗颺四興翻濤鼓浪魚龍出沒變幻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故聖人之心主乎靜靜而非靜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於動動而不靜而靜亦動也吾達摩大師特來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被有情欲澄濁爲清止浪爲平直入於覺地而後止故其體常寂而寂無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應常用而用無用也至此則其妙難名矣然未易以一蹴到也惟一惟虛坐忘其軀或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懼其散而弗齊也設疑情以一之恐其至而自盡也假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沈溺以返之其道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逮我育王瑛公起於東海之濱秉執法柄宏開度門達摩大師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盤坡續集

三

之道煥然中興入其門者無非龍象而竺元道公號爲世嫡今吾恕中愷禪師則又竺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於元叟端公多聞法要拈香酬恩則歸之道公厥後俯徇衆請出世象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皈依者日益衆名聞東夷使者入貢中國兼奏請住持師因奉詔來南京力辭其行皇上憫其耄也特從所請一旦將歸隱鄞江其徒居頂以三會語徵予序予久聞師名亦嘗窺見語言之一二茲又獲觀其全驚霆春而疾颺馳山嶽移而海水立鬼神泣而魑魅奔有聞之者凡情盡喪予故不辭爲稽決疑經所載以啓禪源法水月之喻以明性源推達摩之教以爲學源歷題之於首簡予老且病凡求文續紛於前悉皆謝絕而獨爲師拈此者憫大法之陵夷樂師言之契道也

徑山愚菴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於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者又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並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下以至于恒河沙數皆有窮也皆有止也此無他固乎物者也若如來大法則不然既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爲成就能爲之壞吾不爲後孰能爲之先吾不爲下孰能爲之上芒乎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真如獨露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大而至於不可象斯爲大矣明而至於不可名斯爲明矣是故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覺或迷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四

言之則火水土石與彼草木或洪或纖佛法無乎不在也三乘十二分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呼罄徂徠之松以爲煤斷淇園之竹以爲管其能盡贊頌之美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者萬劫雖遠不離當念一念不立卽證菩提亦在夫自勉之而已濂雖不敏每遇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間其意頗有見於斯也徑山住持以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曰愚菴俗姓某世居姑蘇得法於元叟端公歷住隆教普慈二刹帝師錫以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之號已而陞淨慈遂主今山四據高座敷揚佛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緇素相從如雲歸岫其弟子某會粹成書介吾友用堂棟公請文以題其首濂懸燈而疾讀之其解人膠纏如鷹脫條銳摩雲而奮飛

也其方便爲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其宏機密用如大將臨陣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者歟雖然不二門中一法不存何況於言覽者當求禪師言外之意使意見兩忘而忘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佛法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人患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而書于此錄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則惑濂蓋無以逃其責矣

夾註輔教編序

天生聖人化導烝民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趨於善道則一而已儒者曰我存心養性也釋者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其理有出於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五

海北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不攝能充之則爲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爲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爲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爲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冰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萬彙爲之欣榮秋冬之屈而庶物爲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蓬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闕之封故其吐言持論不事形迹而一趨於大同小夫淺知肝膽自相胡越者惡足以與於此哉宋有大士曰鐔津嵩禪師實洞山聰公之法嗣以二氏末流之弊或不相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教曰廣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壇經贊附焉復恐人不悉其意自注釋之名之爲輔教編若禪師者可謂攝

萬理於一心者矣予本章逢之流四庫書頗嘗習讀逮至壯
齡又極潛心於內典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柳宗元所
謂與易論語合者爲不妄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
戟手來詆訾予縻不答但一笑而已今因虛白果公重刻是
編其有功學者甚大故執筆言之嗚呼孰能爲我招禪師於
常寂光中相與論儒釋之一貫也哉獨視霄漢悠然遐思者
久之

傳法正宗記序

表大法之眞傳起羣生之正信宜莫如書然而眞丹身毒相
去絕遠梵語華言重譯或殊況屢遭滅斥之禍生乎其後者
必蒐羅墜逸徧觀會通然後能定是非之眞謏聞之士苟獲
窺其一偏遂執爲確然之論斯亦過矣嗚呼闢邪說之膠固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六

仲正議於千載之下不有先覺學者將何所從哉昔者濂讀
涅槃經及智度論頗知釋迦文佛以正法授迦葉世世相傳
具有明證故自前魏支彊梁樓至洛邑譯續法傳自七佛至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而止東晉佛馱跋陀羅至廬山所譯禪
經自迦葉至二十八祖達摩多羅而止逮夫後魏之時崇道
屏釋而沙門曇曜蒼黃逃竄單錄諸祖之名匿巖穴間僅及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佛運重啓曇曜進爲僧統吉迦夜
等遂因之爲付法藏傳其去前魏已一百九十餘年東晉亦
六十二年矣東魏那連耶舍至鄴復備譯西域諸所傳授事
跡其次第與禪經不差毫髮則全闕之分有不待辯而自明
矣唐興曹谿大宏達摩之道傳布益衆義學者忌之而神清
爲甚乃據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絕嗣不傳猶以爲未足

誣迦葉爲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禪經實後來傳會難以取
徵而好論議之徒紛紛而起矣宋明教大師契嵩讀而病之
博采出三藏記洎諸家紀載釋迦爲表三十三祖爲傳持法
一千三百四人爲分家略傳而旁出宗證繼焉名曰傳法正
宗記復畫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圖申述禪經
及西域諸師爲證以闢義學者之妄名曰正宗論共十二卷
其衛道之嚴凜凜乎不可犯也濂竊聞之太平眞君之七年
魏太武用崔浩言宣告征鎮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當是時
諸種經論多煨燼之末屋壁之深藏蓋至於久而後出以此
觀之曇曜之流固未必能見禪經至於諸師之論義學者亦
未必得盡聞之顧執一時單錄不全之文而相爲垢病猶將
十指而掩日月之光一口而汲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七

大師之辨析夫豈得已者哉甬東祖杲禪師以誠篤契道汲
汲焉唯恐法輪不運合衆緣重刻以傳嗚呼書不流通與無
書等大師固有功於宗乘而杲公之爲則又有功於大師者
也皆不可以不紀因追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云

靈隱和尚復公禪師三會語序

音義

無相居士坐清淨室想清淨觀忽有沙門號曰曇錚合掌頂
禮而作言曰我師靈隱三坐道場法音之震有如轟雷蟄蟲
皆興飛行自在各適恒性又如晨鐘入正昏酣一聞音聲颯
然驚覺同袍宗演及諸上首假軀輸力成文句身唯願居士
開光明藏洞照篇端使信心者同入如來大華嚴海居士微
笑告沙門言爾師所演大乘正法當時聞者注耳熏心一切
纏結悉皆解脫既解脫已萬法皆空何況於言爾等結集翰

墨假合畢竟大法果何所寄若謂出於翰墨之間湘竹兔毫
魚膠松煤不能說法譬如石工手持錐鑿鑿彼崖石爲菩薩
相首戴華冠面如滿月塗以黃金間以五彩珍珠瓔珞種種
具足爾意云何是真佛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當
觀實相惟是像佛四體奇偉被服絢麗固無異者若比真佛
神通變化無量無邊二者孰勝以此思惟佛身充滿徧周沙
界豈同崖石拘礙方所況此文句纔脫口吻卽第二義書之
簡編去道逾遠又如畫師和丹抹黛經營想像貌師子王拳
毛旋螺利距削鐵威稜氣燄可怖可愕迫而視之更若飛動
爾意云何是師子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有像皆
假是師子相形模生獐踞視左右亦無異者若此於真奮迅
跳擲百獸盡伏二者孰劣以此思惟物唯真者方能動物寓

形纖素與木石等況此文句不見形聲徒存其迹用之求道
如捕風影沙門當知法尙算權難齊一軌如求兔者必假於
蹄欲致爲者定資於筌魚兔旣獲筌蹄則棄法因言入言入
法空亦復如是是知汝師顯說密說權說實說縱說橫說無
非闡揚我佛如來第一了義有能於此一句之中或四三句
或五六句乃至無句勿着色求勿着聲求忽然悟入譬一切
衆眇者能視跛者能履瘖者能言疾者能起其爲霑丐胡可
喻云若執文句反爲畱礙沙門當知有物混然萬有之宗不
依形色不墮斷常入離出微內外體淨衆生迷惑無繩自纏
大覺世尊大舍攝故大慈憫故別有正傳曰思惟修一念不
生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萬象朗融非生非佛非真非妄非小
非大非一非多此卽所謂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初無對待亦

無能所從古諸師燈燈續燄咸以此故汝師繼承倡明大教
一機一言皆轉法輪法不流通是爲祕法宜示信心共入圓
智旣入圓智法何嘗法法而非法是爲法法法之法不可
思議我言眞實善思念之沙門聞說心大歡喜信解受持作
禮而退

黃仁淵靜字辭

有序

公曰公之善甚矣雖遇不登其

建安才俊士曰黃生名汶仁負超羣之資朝出受易於部使
者陳孟龍至暮抵舍復質所疑於仲父居德亦奇男子年十
六時中私試高等諸老生不中諱于庭居德因請面試上官
前諱者執筆不能下面頸發赤以出以故生內外皆得師學
之日進如水湧雲集洪武辛亥秋有司賢之以生名上福建
行中書試藝棘闈八府之士充貢者二百而司文衡者又前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九

進士林以順吳尙志郭麟江惟志也取舍甚嚴或懼不獲在
茲選及榜出三十人中而生名居其四遂爲易經諸義之冠
生之年始弱齡耳明年會試南宮銓曹急於用才不俟再試
擢奉常贊禮郎階入八品有識之士無不爲生榮雖余亦愛
生甚時以問學助之生因執經從余學間拱手而言曰仁初
名文仁有司援例以文犯周西伯之諡加水於其左及解名
上中書吏以白右丞相汪公公曰仁之義甚宏無所不包其
可冠以汶字乎宜去之先達因取魯論仁者靜之言字以淵
靜願先生詳發其義嗚呼考亭朱子釋此至矣余何以言爲
雖然不可無以答生之意生之賦資固超羣而求仁之方不
可不力也爲序其事而申之以辭曰

仁體凝重屹弗遷振古雄峙如山然生意周流踵至顛一息

有虧用則愆爾生心澄靜若淵萬象森列具不偏返觀沖漠無後先其機或動矢發絃雲行雨施出自天神功不宰超虛元全體大用昭以宣上師周孔下淵騫縱不及聖肯下賢流光不駐若電煽生其夙夜加勉旃

張肯字辭

古者冠而字敬其名也三加之後必爲字辭以祝之或稽於經或據於史凡可以繕性禔身者無不可也由此觀之非惟敬其名抑且以敬其身能敬其身則成人之道具矣姑蘇張君芸已敦實有學之士也嘗名其子曰肯又以繼孟字之蓋取書大誥之義也雖加冠於首而未有爲之辭者請余補之余雖弗獲從大賓之後與聞酌醴之事然與芸已友也輒陳所見而告之其辭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十

冠禮之重爲敬其名苟非其人禮弗虛行伊張氏子世傳以經名子曰肯厥義則宏吾爲爾陳聳耳而聽有法於先爾基爾楹有菑于前爾播爾營勿違厥時必將必迎勿闕其成載感載興茲爲善繼父事是繩前者有作後或匪承此謂惇則溺於淪冥規旣我蹈矩復我程此謂順德令譽且增二塗之間美惡所形擇善固執弗撓而傾況爾秀穎如稼之青翹然獨異如木之榮棟梁斯任倉困載盈土慎旃哉學惟烝烝余言止矣爾其服膺

重刻護法論題辭

衢州天寧住持端文禪師不遠千里而來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相傳宋觀文殿大學士太保張天覺之所撰其宏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閩僧慧欽

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爲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爲序其首簡序曰嗚呼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沖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奈何太樸既散誕勝眞漓營營逐物唯誠緣業識之趨正如迷人身陷大罽煙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追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爲驅諸惡引登康衢卽離怖畏而就安穩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劔以自傷初何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十一

損於大法歟嗚呼二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爲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成周以降昏闇邪僻翕然並作純繆不足以爲囚斧鑕不足以爲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強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螻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拘也其上焉者炯然內觀匪卽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爲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盍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毗尼不守軌範是棄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嗔恚不

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尙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爲縑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禪師豫章人知寶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川病涉者梁之塗齟齬者甃之枯髀暴露者掩之今又刻此論以傳誠無愧於有行沙門者矣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寂照和尚元叟端公既示寂金華黃文獻公爲銘其塔蜀郡虞文靖公爲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泰子梗金山惠明天寧祖闡復合辭請曰舊刊所錄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于梗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爲序雖然序猶可略也先師事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五

善神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錄以示入道之士亦足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願併識之序中予不敢辭稽子梗等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鑠人領下數髻磔立凜然如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凜如也所過之處衆方謹誦如雷聞履聲輒曰端書記來矣噤默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爲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寢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啓窗而臥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若樞要亶亶不絕未幾騰空而去虎巖師主雙徑時嘗言道家者流有上謁帝者其還甚遲因叩之答云爲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關久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舉食食公數凡十又八公主法席實十八春秋也公將示滅所

剪爪髮齒瘞化城幻有菴逮啓視之舍利纍纍然生矣公之遺事有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於世不可略也蓋公道契佛祖名震華夏誠堪輿間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出自然非苟涉於神怪者比也文獻所謂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文靖所謂讐諸名藩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靈不驚握機行令舒卷自由足以使方城連成有所仰放不敢踰越其言誠不誣哉濂何敢復贊一辭頗念文靖之學粗聞而知之又執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勦其緒論重申之如此嗚呼公之四會語其尙假濂文以傳之哉子楸字用堂惠明字性源祖闡字仲猷皆設化一方黑白咸仰仰

題魏教授所受咸淳誥命後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三

宋誥係尙書吏部出給其詳著奏文被旨次第而復列宰執之名者慎之至也考其所由大槩損益唐誥而爲之然唐誥初用紙至肅宗時始用絹貞元以後乃更之以綾今用文思院制勅綾亦其遺制也桐廬魏公新之勅賜進士出身故事循黃甲免試以近及遠恩例注授慶元府學教授此其所受誥也公之曾孫潛再守東昌持此卷求題嗚呼咸淳壬申誥下至今洪武乙卯殆歷一百四年中更宋元之亡兵火膠葛人物凋喪而斯誥乃能獨存非世有賢子孫豈能致是歟此與保曲阜之履者蓋同一尊尙之意故爲援筆而識其左方至若公之治行予已列於墓上之文茲不復云

題朱彥脩遺墨後

右丹溪先生書五紙與門人戴仲積及其子原禮者也夫醫

之爲道本於內經其失傳蓋已久矣金之諸儒劉守真輩獨能遠紹絕學至先生始三傳則授受之正不言可知矣先生之弟子雖衆得其真切者唯仲積父子爲優仲積不幸蚤世原禮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沾被滋廣而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賢此非原禮之所致耶韓子有云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其此之謂歟原禮尤拳拳不忘而以遺墨求題謂見手澤有如見先生焉予嘗從先生游而交原禮諸父間甚久故不辭而爲之書嗚呼師道立而善人多今於原禮見之

朱悅道文彙後題

右烏傷朱君悅道所爲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顧謂二三子曰辭章之弊久矣柅蠟爲葩以逞妖豔非不眩人目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三

鑿坡續集

十四

晴比之元氣流行于紅萬紫徧發洛陽各園固自弗侔何也生意之動盪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蓋古人之於文以躬行心得者爲言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爾後世則不然以文學文皆億度想像而爲之知道君子未嘗不一笑擲之也今悅道之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濂洛關閩之說既履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至者哉其視顛連榛莽之蹊而虎豹虺虺縱橫交於前者奚翅萬萬悅道非惟見諸空言又思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於人人予雖畱意於文造道不深而出言多疵深有媿於悅道雖欲痛自懲刷而秋髮纒紛被肩矣惜哉予期悅道甚遠悅道器宇清粹誠足以副予所期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列無疑故錄與二三子言者題其卷後云

題馬華甫手帖後

右宋參知政事馬莊敏公手書與處州吳府君諱某者也公以寶慶二年王會龍榜下擢第進士六轉而差知處州又四轉自右曹郎官再出知處州政成加直祕閣浙東提舉常平公瀕行乃遺此書蓋府君以醫名公家有病府君時以藥劑調之故書中有一家老穉侍君以爲安之語公之母夫人梁氏春秋已高先是公嘗奉雲臺祠至是復有陳乞之意不圖改持使節故書中有親老且病歸心甚切之語當是時措置銅錢且用鹽收楮幣已而又稗提會子以五析二十七界會子五道準十八界二道故書中有鹽楮更令民聽未孚之語惟公出忠入孝乃其素誠爲政寬猛適宜務存大體此固不待後學之所言至於不忘故舊移書致謝詞氣謙抑風義藹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三鑿坡續集

五

然又豈淺丈夫之可企及哉捧玩遺墨徒慨仰者久之府君諸孫從善爲工部主事與濂同朝裝潢此卷求題其後因不辭而書之公諱光祖字華父金華人

恭題御製文集後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強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在故大舜作五絃之歌湯爲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誠皆粲然成文此揚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皇帝陛下統御以來用人文化成天下睿訓諄復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天縱聖能形諸篇翰奎璧照耀層霄絢采光被上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於民寤寐弗忘則有虞阜財解慍之歌也夙夜修省常如神明森列

左右則湯武盤杆几杖之銘也仁民愛物之心隨感而見布於方策溫潤淵深統貫乎斯道光芒氣燄蓋覆乎六合前聖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幸日侍凡覲仰瞻揮灑之際思若淵泉頃刻之間煙雲盈紙有長江大河奔瀉萬里之勢跪捧而觀殷彝周鼎未足喻其古也太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霆流形未足喻其變化也蓋由天德粹純無聲色之好無遊畋耽樂之從聚精會神凝思至道形於心聲同若造化非語言形容之可盡也且當萬幾之暇時御翰墨多不畱橐見於侍臣之所錄者得若干篇臣竊以爲日星昭回於天下飾萬物蒼生無不仰照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宜刻於文梓流布四海使見之者咸獲咏嘆文明之化熙熙皞皞相與率德勵行以爲忠孝之歸豈不盛哉於是敬錄如上文與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三

藝坡續集

六

蔣錄事詩集後

四明蔣君子杰字有立世爲簪纓大族宋金紫光祿大夫諱浚明者其七世祖也有立自幼穎悟過人年未弱齡聲名已動薦紳間暨長以明經舉進士於鄉會試南宮遂擢以記注之職有立入侍繡展出陪法駕皇上以其才良而行純深眷遇之或命卽物賦咏有立卽奉制揮翰如飛上大悅時寵賜和章有立以爲遭逢盛際實千載一時乃錄平日所賦并他著箴贈之什共若干卷俾予題其首簡予聞昔人論文有山林臺閣之異山林之文其氣瑟縮而格槁臺閣之文其體絢麗而豐腴此無他所處之地不同而所托之興有異也有立以粹然之學位居柱史日趨殿陛濡毫螭坳回視山林不翅

有仙凡之隔故其見於辭者雲錦張而春葩明鍾簾奏而音律諧體製正而局度嚴誠可以傳諸當今而垂於久遠者也如予不敏年日以加文日以退視吾有立之進如水湯山出者寧不愧哉然而有立善古文宏富充瞻得作者之體不惟能詩而已邇者執法刑曹處煩劇之務整暇而有餘不唯能文辭而已其政事亦灼然有可稱者異日振厥家聲使金紫公不專美於前予蓋深有望於有立者也輒序以識之

題盛孔昭文臺後

余弱齡時卽從黃文獻公學爲文旣得戶庭而入益求海內諸作者觀之不問在朝於野咸無棄者於今四十有餘年矣大槩氣豪者失於粗厲體局者不能有所發舒求其臻平和者十無四三彼極盛時且若此況當兵火患難人物眇然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七

後乎海鹽盛潛孔昭嘗以進士貢南宮予時濫司文衡頗見孔昭經術甚邃不知其能古文辭也今自定陶移丞淄川持文一帙來見再三讀之雲錦張而五采開韶樂鳴而八音和鳳褰囑而鸞舒翎予不覺歎曰嗚呼此豈非文哉當今文士雖多如吾孔昭者其指益不多屈也然而學無止法孔昭幸毋以所造爲已足益致力焉他日必以文章黼黻昭代之盛決不後於他人矣予雖耄日切望之

題獨冷齋卷後

天氣有陰陽陽氣則熱而陰氣則冷初何關於人事唐人往往借以爲喻謂登樞要者爲執官守閑曹者爲冷官見諸詠歌形於紀載者何其多乎哉天台張君天秩守道君子也於世無營朝夕之間唯飲木蘭墜露餐秋菊落英而已遂取杜

甫詩中廣文先生官獨冷語以名其齋蓋若有激也然予竊
有疑焉張君下帷授徒文壇方壯積古今圖史左右一啓卷
閒心融神暢儼然如入春風中和氣燄燄動人若云張君爲
獨冷吾則未之信也所謂獨冷者必眞坐廣文館中然後方
稱斯名爾張君以爲何如侍儀使白張君從子也以此卷索
題至六七而不倦因濡毫一書之於斯神於式入六合之室

題清微法派仙像圖

師授貴相承昔人皆以爲重非特道家之爲然也在宋之時
明教嵩公懼諸師傳授不明於後世乃大畫一圖而略著其
事於下謂之傳法正宗記今觀清微家自魏元君而下共一
十七人皆圖厥像霞冠星帔粲粲可觀謂之法派仙像圖噫
是不亦異世而同符哉世有從師不旋踵而背去之者視此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六
可以戒矣像之次第畫工偶失其序蓋不足深辨云

題張榜寮手帖

張溫夫年八十時嘗爲周法師竹泉書龍虎福地四大字此
其所答書也書舊藏神寶府中兵後失之汪君伯通復購而
歸之溫夫宋之執政子以恩補官仕至直祕閣致仕故其所
交皆一時名臣遂以書名天下而金人寶之不翅金壁大抵
溫夫筆法出於米南宮南宮始學沈傳師後方入大令之室
天馬脫銜追風逐電誠有不可控馭其變至於溫夫極矣臨
學之家不知以予言爲何如也溫夫爲鵝湖寺書大義道場
扁已八十又四其挺特之氣至老不衰因并書之使覽其字
者可以知其爲人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于時當其酒酣氣豪橫厲奮發一揮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真一世之雄哉遺墨之出爭以重貨購之或刻之樂石或藏諸名山往往有之則爲人之寶愛可知矣余藏此卷者久極爲珍祕今以歸蒲圻魏先生先生博雅君子必有以賞識之斯文爲有所托也

題易菴卷

余聞老易相爲用也久矣至於魏伯陽著書明述卦候之旨而後世丹經咸祖之此不獨形之空言而實見於行事者也冷城道士王君宗懋名其丹室曰易菴吾友危學士嘗爲之記復請余跋其後嗚呼太極其鼎爐者歟坎離其藥物者歟陰陽其火候者歟王君當有識於此矣若夫開物成務隨時變通蓋出於是三者之外非更僕不能盡也尙容他日爲王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九

君言之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古之人教子多發爲聲詩何哉蓋詩緣性情優柔諷詠而入人也最深韓昌黎之子符讀書城南嘗作詩送之曲盡其意至今讀者猶蹶然興起豈曰小補之哉雲林先生危公冢子字於憶自檢討奉常遷佐薊州先生時辭嶺北行省左丞獨居房山聞於憶將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之嗚呼先生之詩固無愧於昌黎而符能讀父書策名南宮今於憶以明經擢進士第君子亦竊謂似之或言古今人不相及者其果可信歟雖然先生所作於脩己治人之道反覆備至是有關名教甚大不特可施於訓子而已其視誘之利祿而以惜居諸爲念者又爲何如哉知言之士必能辨之

題滑壽傳後

昔者太史遷作史記創爲記表書傳乘彤筆者咸宗之然而傳之爲體雖不一不過立論序事二者而已獨爲淳于意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侍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人書治病死生驗者具悉此其故何哉蓋醫乃人命所係不敢不慎故特變例以成文耳襄城滑壽伯仁以醫道高一時而吾老友朱君伯賢倣史遷法爲之傳事核詞古而光燄煜然與伯仁游者鉅梓以行伯賢方載筆詞林其言當見信於世他日必有采之入史牒者淳于意之事尙得專美於前哉

題蔣山廣薦佛會記後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爲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盤坡續集

三

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力付屬恒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王化與道乘同爲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猗歟休哉

恭跋御製勅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宏敷教治優老禮賢孳孳如弗及時則有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學在侍從論思之列其意以爲幸逢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致之請久而不敢發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而少年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甲辰特降致仕之命續社期年且官其一子偕召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下十刻始勅內官扶掖而還

乙已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瞻天藻之華無任欣躍既奉表詣殿庭稱謝又以副墨勒諸貞珉昭示悠久臣濂聞之君臣遇合自古爲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孚鮮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同年雖耄拳拳戀闕之心曠如出日忠欵自將不替往初上憫其哀暮不欲煩之以事令優游田里以終天年恩數便蕃視昔有加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猗歟盛哉昔宋孫宣公夷自翰林侍讀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尙載之簡冊至今以爲美談矧我皇上膺思天成神文炳煥其功侔造化經緯圖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乎哉是將傳之億萬斯年永永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朽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之有不鼓舞而淬礪者乎臣職在國史謹已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五

備載日歷復因同之請恭書于下方云

恭跋御製詩後

釋門宏勝無理不該無事不攝其於忠君愛物之心亦甚懸懸凡可以致力雖身命將棄之況其餘者乎人徒見其厭離生死輒指爲寂滅之行嗚呼此特見其小乘者爾吾佛之爲教豈至是哉天寧禪師祖闡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會朝廷將遣使日本詔祖闡與克勤俱祖闡不憚鯨波之險毅然請行上壯之賜以法器禪衣之屬令太官進饌饗於武樓下且諭其國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時天界禪師宗泐嘗賦詩餞之其詩上徹御覽遂俯賜和答詩凡一十八韻首言王化無遠邇一視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庶契西來祖意次言經涉海洋雖甚艱險君臣大義毋忘次言以平等法行之無有

彼此之異未言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丁寧反覆之意不亦至哉祖闡受命而行自翁洲啓權五日至其國境又踰月始入王都館于洛陽西山精舍一遵聖訓敷演正法無非約之於善聽者聳愕以爲中華之禪伯亟白于王請主天龍禪寺寺乃夢窗國師道場實名刹也祖闡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布威德罔間內外所以遣使者來之意王悅命總州太守聞溪宣同僧淨業等奉方物稱臣來貢祖闡既入覲天顏怡悅賜白金一百兩文綺二練祖闡以謂遭逢盛際躬承光寵不可無以示後裔乃粉黃金爲泥書土賜和詩成卷勒其副名山屬濂識其事於左右之帝王寵賚方外之士固不敢謂無之而鮮以天章賁飾之者今祖闡之逢可謂優鉢曇花千年一現者矣其東旋也將見五色天光烜赫於龍山之上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三

晶晶瑩瑩直燭霄漢飛潛動植皆與有榮耀焉抑濂聞普覺果公昔處浮屠中而忠君愛物之念皦如白日張魏公稱其非聲獨聞覺私厭生死者比人至今言之祖闡固普覺諸孫也其出將使指不辱君命倭人慕化稽首來庭豈樂寂滅者可冀其萬一哉宜其簡在上心而褒嘉之命屢下也濂不佞忝居法從故不辭而爲之書上以昭帝德之廣被下以白釋氏之有良材云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蘇文忠公子瞻爲翰林學士日章莊簡公質夫以直龍圖閣出知慶州二公素友善質夫以崔徽眞爲寄者頗寓相諛之意蓋徽乃河中娼婦寫眞寄裴敬中而元微之所爲作歌者也故子瞻賦詩有知君被惱更愁絕及未害廣平心似鐵之

句實解嘲云然二公相諱初不止此質夫作廣帥時送酒六
壺書至而酒不達子瞻作詩戲之且謂青州從事化爲烏有
先生蓋亦猶前意也質夫乃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
營制置使仔鈞諸孫非惟立功邊徼爲國家保障至於辭章
亦非人所易及嘗咏柳花撰水龍吟寄于瞻子瞻歎其妙絕
來者無以措辭則其尊尙爲何如所以善諛者特出於相愛
之至情耳非若後人流連狎褻而不知止者也論二公者當
以濂言爲不誣子瞻之書此詩年已五十又正實元祐二年
丁卯故其老氣尤森然云方外老友全室翁出示徵題因走
筆識之

跋遯山翁行狀後

何氏爲吾葵甲族簪紱相繼至文定公出上繼考亭遺緒以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三

性命之學衣被後人其名益盛矣遯山翁鳳字天儀公之羣
從子言論風範亦可以冠冕風俗五尺之童至今皆能言之
蓋有其實者雖無文而自彰實或不足而假空言以張之未
必能著此無他其理固應爾也濂在禁林翁之諸孫穆特行
狀求題聊相與一論之或謂翁之行必待文而始傳者抑過
矣穆循循雅飭無愧於文獻家子孫云

跋新刻圓覺多羅了義經後

天界禪林有比丘曰惟肇且精進力樂善弗倦普願一切有
情共升清淨毗盧覺地於且募刊圓覺大經以廣流布且是
經者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所譯蓋大雄氏爲十二大士
說本起因地究其所脩不越於三觀之義此所謂自誠而明
去惑離愛其故爲最盛宜乎比丘拳拳樂此而不忘也金華

宋濂互跪合掌爲之贊曰

如如圓覺心凡聖本同具何處有善提更無煩惱者眞體遍太虛太虛本無相苟一執著間清淨卽穢濁雖不容纖塵未嘗離去之有如水中影影像本現前眼耳鼻口無一不具足若使善泅者捕影於水宁汪洋茫渺間見水不見影我身元是佛不待登圓覺苟欲求證時卽無能證者此爲上根人談此無礙法肇師大方便勸入眞正脩脩之果何爲孜孜在三觀庶得祛受縛超出生死海前言本非實只此可依據竟登涅槃門非眞亦非妄此以何因緣萬法本空故

跋廣薦佛會記後

余旣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仄而雪山成上人復索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十四

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人好學之功不欲固辭之雖然予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於其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跋七佛偈後

右七佛世尊慈憫羣迷宏開頓門各說妙偈一首黃庭堅稱爲禪源者也偈蓋中天竺沙門支彊梁樓所譯前魏陳留王時始至洛陽遂傳中國其辭雖七不翅華嚴偈十萬之多三世諸佛傳心要指盡在是矣初因吳僧道裕誦出不具翻譯人名義學者往往指爲謗議沈酗名相之深宜無怪者四明祖杲禪師嘗閱齊祐律師所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紀載甚明謂此乃禪門之宗勒石大天界寺流布四方嗚呼禪師其能體佛之慈行者哉

陳思禮字用和四明人世為士族思禮生七歲父德祥歿母石氏誓以節自守夙夜勵思禮以學過之極嚴雖大雪沒脛一子吾所以忍死鞠育者欲爾取法也今奈何肯之思禮惶懼却立若無從匿身俟母怒稍解輒去篝燈誦書自是不至夜分弗休母年五十五病卒思禮被髮狂號曰吾母何在吾母何在母所以辛勤萬狀而弗釋者為思禮也思禮加冠而母不待養尚何以生為不如相從於九泉之下魂魄苟有知猶可盡承事之禮不然縱壽百齡何益也乃操刃欲自到家入奪之環守至且共誓解之曰爾死則母之祀絕矣母雖死欲使母不死者移孝為忠以顯揚之也思禮收涕謝之服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盤坡續集 三

入郡庠從名師學明經期以科第起家見諸事功踰四三年思禮二十四矣初母未死時為擇配石氏至是欲成昏思禮掩耳不答其媼其友執其袂而羣諫之思禮泣曰吾娶則詩書之業蕪矣即不蕪何以自給不與市魁買豎相逐弗可得也他日何面目見吾母請緩之其師鍾士懋持之益急曰爾奈何失昏期也思禮不得已泣從之合卺之夕思禮屢誦蓼莪詩泣曰娶婦為養始也吾母今不在寧不肝腸寸裂乎連泣七日夜不輟見者哀矜焉思禮既娶後學功愈自策不敢廢洪武六年春詔下郡國徵諸生思禮亦上名吏部已而奉旨入成均為弟子員試藝中選升上舍生先是思禮既喪親夙夜不忘乃以如在扁其堂襲封衍聖公孔君希學為作續古書之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基參知政事陶公凱暨中朝

士大夫皆有詩若文贈之云

史官曰予在詞林思禮時同諸生入謁每言及父母其淚滂然流予爲惻然久之昔者李沆之父獨生沆待之甚嚴或勸之答曰止有一子不可不爾也後沆卒爲名臣石氏以一女婦乃能忍哀茹苦而以嚴教子以節自誓以潔白終其身可謂貞婦者矣思禮日夕兢惕惟恐有孤先志思欲以沆自勉不亦孝子之情也哉是皆有係於名教人紀之重不可不書也具列其事于篇

書虞宗齊

常熟虞宗齊字思訓世居芝溪在勝國時祖安澤任德清尹故號宦家暨入國朝以鄉師統諸閭長坐法當死縣錄其父德良與兄某下獄宗齊私自念此涉科繇事誰當正坐之父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三

鹽坡續集

三

春秋高萬萬無就逮之理兄爲冢嗣宗祀攸繫且無子吾幸有子儻得代父兄含笑入九泉矣卽詣吏自白曰宗齊精力殫凡官中事身專任之不自意陷于刑辟父若兄誠不知也吏不疑按章訊之一一引伏獄案具斬之東市容貌不少變時洪武辛亥夏六月也宗齊之年甫二十又二云

史官曰子者親體之分也形雖殊其氣則通痒痲疾痛其有不切者哉辟諸木焉本實旣撥枝葉未有不害者故宗齊之代父死非異也理之當然也嗚呼然則然矣世之臨患難固知有舍父而逃者其視宗齊果爲何如哉若宗齊者知有親不知有身從容就義絕無幾微不足之色可謂特立而弗愧者矣嗚呼四海之內孰非人子哉

永嘉林君伯恭爲濂言溫生延祐丁巳八月八日生二歲父
命名榮祖又十一歲更今名又十歲當至正辛巳以春秋經
試江浙鄉闈溫名第一董彝第四董朝宗第五朱公遷第二
十八實殿榜後榜中孔瑒王孔文高祿鄉潘如珪四人皆再
薦溫上南宮不利以恩例置奉化州學正丁亥始之官會董
彝亦爲學正慶元交談之頃彝慨然曰吾父諱伯大嘗出應
書大父得奇夢記諸籍云丁巳年九月七日夜夢林溫作魁
朱姓人鎖榜第四第五人連姓董內四名用朱筆點云是舊
請舉者稽之於今無有不合其最異者溫之生甫一月爾奉
新王君文博復與濂言載夢與劉鑄到南昌經江西省署見
放鄉貢進士榜諦視之高懸朱牌古枚上書金字曰光炫耀
不可讀忽一隸卒前白曰第一名南昌熊誼汝居第六遙呼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盤坡續集

七

鑄曰爾名亦在後須臾有紅英佩刀者十餘人自省中謹而
出似相迫逐者驚寤明發與人言皆大笑當是時大都督朱
公鎮南昌干戈方殷謂安有貢舉之事後八年爲洪武庚戌
始設科江西四十名額南昌占其十名中能誼冠首正符
朱牌之數載却在通榜第六儲居十九及試大廷載又中第
二甲第六名一一皆驗濂聞此二事頗異之且言於金谿吳
君伯宗伯宗曰豈惟是哉庚戌之夏五月二十二日臨川邇
判王徽夢城中作樂迎狀元徽甚訝之二十五日忽聞使者
來頌科舉之詔其年秋伯宗濫充江西鄉試第一衆已爲與
夢叶至廷對之日復擢實榜首鄉里至今以爲美談濂觀傳
記所載前定事如此類者甚衆未敢信也今親聞三君子之
言其有不可信者乎姑書之以見人圍氣化中誠有一定之

數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計免也自脩之外一聽於天而已

虞文靖公像贊

朱明之墟離火降精也丹鳥禪穉為駕綵駢也手握化樞人文昭明也補帝袞衣五色熒熒也上凌霄漢下躡九溟也無幽不啓無芳不榮也頓挫萬彙配合三靈也獨騎元氣棲神窈冥也之死弗沒隨物流形也凝為喬雲燦為德星也瑰琰所勃鬼祕神局也命世之材一代之英也

傅同虛像贊

將求子於外兮則鍊精於三田欲索君於內兮則游神乎八埏是皆窺見夫粗迹而未能暢達其真元高岑兮谷綿白鶴舞兮蹁躑豈非長跨於洞庭之野吹瓊管而招飛僊者耶

蒲菴禪師畫像贊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盤坡續集

庚

蒲菴禪師豫章豐城人名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生故取易卦語識之有志行清淨行欲絕塵獨立遂歸釋氏與同袍恭肅翁誓屏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窺見全體無礙然未以為至走雙徑謁法喜大師楚公自陳厥故當機鋒交觸如鶴落兔走不間一髮法喜深然之留司內記越三載復灼標士瞻脩西方淨土於吳天平山刻期破障比禪觀尤力浙省左丞相達公九成慕師精進起住蘇之虎邱辭不赴會兵起避地會稽山中慈谿與會稽鄰壤中有定水院直東海之濱幽闐遼窔可以縛禪復延師出主之師為起其廢禪門典禮依次舉行瓶錫翩翩來萃乞食養之共激揚第一義諦尋以干戈載塗不能見母作室寺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為蒲菴示思親也自時厥後鄞人士請師居天寧寺時寺為戍軍營子

女糶雜其褻穢尤甚師言於帥聞移其屯斥羣奴汛掃建治
其弊壞一還舊貫師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勸主杭之靈隱
適有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食內廷慰勞優渥迨逢尤
會鍾山師奉勅升座說法辭意剴切聞者咸有警悟師敏朗
淵毅非惟克脩內學形於詩文氣魄雄而辭調古有識之儒
多自以爲不及其推師者李識德好文則曰任道德爲佳持
假文辭爲游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內充
外肆僧中指南至於楚國歐陽文公元潞國張公翥見諸觚
翰間著獎予爲尤至言多不載師之徒鎰嘗畫師像求予贊
予知師頗詳故做近代儒宗之例歷舉其行而繫之以辭者
將以厲夫人人也辭曰

大法如如流于旃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照正宗世濟其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无

美一十九傳至于法喜據蓮花座大振元風師承一喝三日
耳聾聾極而聰至聞蟻戰祇爲圓虛物無不見旣入悟關可
廢學功妄滅方眞慧極則通乃卽天平棲神淨域禪觀混融
不二不一方嶽致聘耳若不聞優鉢曇花却見海濱有興必
行無墜弗舉鐘魚互答笠鞦川委移錫州城歸者紛紜轉穢
爲淨載揚清芬有峯飛來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筵重啓聲
華遠揚達于帝宸有詔起之說法如雲錫饌禁中恩遇優渥
四衆傾仰秋空孤鶻形諸辭章太陰四垂雲春颺揚鬼神晝
馳人爭傳寶如襲芳茵師笑受之吾游戲爾內外兩充如師
幾人闔室非燈曷昭羣昏學徒歆豔丹青肖像我作贊詞母
住于相

師古齋箴 并序

師古齋者予學子連江陳子晟讀書之所也子晟今人也其
曰師古者何志所存也志之所存奈何事不師古則苟焉而
已言之必弗詳也行之必弗精也弗精且詳則滅裂之弊生
而頽惰之氣勝矣能師古則反是然則所謂古者何古之書
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諸心心之言形諸書日誦之日
履之與之俱化無間古今也若曰專溺辭章之間上法周漢
下躡唐宋美則美矣豈師古者乎子晟春秋方盛爲古文辭
水湧而山出薦紳先生交譽之予恐其或偏也爲之箴曰

爾欲師古古何所師法言大訓日星昭垂爾繹爾思志須刻
苦欲視其身必入其戶中唐坦然由戶及庭有宦有奧以次
而升惟學亦然懼畫於淺日造其深所見乃遠人已兩盡方
爲極功毋局於文一偏之攻此謂師古古訓是式我作爾箴
知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三
服之無斃

宇定齋銘

靖江府伴讀方生仲文崇安人以宇定名齋蓋取莊周宇泰
定者發乎天光之言釋者謂氣宇開泰則靜定也既靜定矣
天光自發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初無彼此膠葛之異懿哉斯
言乎其衛生之說乎或者不察類以周多寓言輒泛引而非
之周言固傷乎過高若此者其有不可取乎苟不取不以人
廢言之說果何指乎爲著銘曰

君子養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而肯傷於躁急乎雖終日啜
而噬不噎乎此謂大和塊坳而不由喜怒乎外物其能攫乎
四體其有不順乎所謂神之凝然氣之融然泰而安乎天光
照耀物各付物而不淆亂乎夫若是天其天而不參於人乎

芒乎忽乎熙熙乎其有出入乎無出入乎壽可至於廣成子乎予有疑乎無疑乎人讀予文有能察予之中情否乎

雙鯉軒銘

侍儀使唐希孟氏以雙鯉名其奉親之軒志養也養亦多物矣而獨取於鯉者何親所嗜是謂口體之養者也能竭力於口體之養則養親之志可知矣希孟以孝聞公卿間予故發其名軒之義而著爲古聲詩焉其詞曰

蘇有孝子善事于親父不待養而母獨存孝子曰憶父母生我念父不見雙淚潛墮幸有母存是瞻是依一日不見怒焉脚踏戢戢者魚亦既多旨母兮所嗜唯河之鯉聶之可膾湘之可羹朝綸夕醫胡敢自寧凡厥有魚皆化爲鯉以奉吾母我憂始寫豈望鯉多多母之年百齡猶短中心則然不知我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三

者謂養口體我鯉不烹我情曷已有華者軒錫以嘉名目恆見之用著吾誠太史作銘惟子是勸移孝以忠永懷百福

種學齋銘

有序

姑蘇張君其名爲田其字爲芸已遂以種學號其齋居濂聞之而歎曰何芸已之善取義者歟蓋其先人子昭君積書滿家而日讀之芸已又從而繼之非惟芸已也其子肯又能善承而勿使替之是張氏種學者三世矣因爲著銘勒諸齋中一以昭種之功一以爲芸已父子勛也銘曰

我有心田爲寸者方何以種之以道德爲之秧其葉油油其本洗洗仁耕之而義耨之唯恐涉於歲荒俟彼西成於粢其箱可以續烝民之命脈可以佐至治之馨香此韓子之喻崔生可以欲久積而大昌肯舍己以從人而不以禮而爲防有美

君子厥姓惟張通經而探乎元髓挾文而煜乎星芒取種學而名齋欲孳孳而自彊史官作銘揭之中堂願是薰而是葢終大迄於豐穰

元默齋銘

全椒孫仲善氏名其齋曰元默危學士蘇脩皆嘗遺之以文仲善復求余繼作脩史事嚴歷數月未能撰述仲善又時趣之今因休沐之暇輒援筆爲之銘夫元默者葆和之要也仲善能從事於斯則近道矣銘曰

元兮默凝神於恍惚默兮元欲潛思於九淵曷若渺渺緜緜歸之自然一氣孔神超乎象先誰爲之後孰爲之前至矣哉此所謂鴻濛之根毓丹之田也久而行之與道周旋可以接韓終之袂可以拍洪崖之肩勉旃必守夫規中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三

節婦唐氏旌門銘

有序

皇帝恭膺天命誕敷文教凡有繫於民彝者輒加旌寵卽書所謂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也粵洪武七年春三月姑蘇守臣某上言吳縣編氓張成妻唐妙堅生二子而成卒堅年二十有七廼忍貧鞠育指天白誓曰飛鴻尙不再偶況於人耶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敗帷中或憐之欲奪其志每涕泣以辭今五十又七二子頗有所成立州里稱之無異辭者里耆某言其狀於縣縣上於府監察御史加覆覈焉咸謂得表畧其門如制令臣敢昧死上中書以聞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并復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其子彥存竊以爲龍光自天照耀下土不可無以宣布上德以昭示悠久請大都督府照磨馬嗣能徵濂著銘鑱諸樂石濂惟夫爲婦天大倫之

攸繫故土昏禮有云下達納采用雁釋者曰取其不再偶也
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貞而
天下可得而治矣聖皇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褒嘉貞節所
以化行四方而作新斯民者也濂待罪國史法當備載其事
且繫之以銘曰

聖人御極惇叙天彝宏敷大訓陰執其機樹之風聲何物不
動管攝人心邇赴遐聳有婦氏唐來歸於張克產二雛其夫
遽亡泣淚既盡繼之以血相隨九泉乃我之節嗷嗷者雖匪
親孰依忍死鞠之心唯天知寒飈蕭蕭燈青在壁月落參橫
猶聞夜織或憐其孤風之改圖豈無甘薺何忍茹荼含淚陳
辭鴻不重匹人爲物靈敢弗之敵厥子旣長頭角嶄然苦節
之亨由持之堅牧守上言請加褒錫帝曰俞哉朕豈汝惜烏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三

頭雙表有歸者門銀榜漆書其光焯焯皇匪爾私用爲世勸
推而達之民罔不變子則盡孝臣宜竭忠三綱旣建比屋可
封國史造銘勒諸樂石奉揚鴻休以詔罔極

日本硯銘

夷而華四海一家此非文明之化邪

三奇石後銘 有序

三奇石後銘爲吳士朱孟辨作孟辨獲石聚寶山間製爲山
元膚玉芝朶斷雲角三名其友王蒙先生圖而銘之銘邃甚
至不容繼孟辨強予述之信乎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其辭

曰

山元膚割紫蕤星霞魄石抱腴蒼水使者佩失瑀山鬼環守
目睢盱內藏一升白龍酥餐之凌霄攝雙鳧奮迅八極游清

都山元膚玉爲徒

玉芝朶自天墮量翠霞裁猗儺煅以九陽真頌火有聲泓曾
玉之瑳不學三秀脆而夥韓終欲撻意仍叵青鳥傳信似需
我玉芝朶青嬌嬌

斷雲角鬼斧琢秀稜稜文斲斲霓旌難攀泝寥廓手析祥氛
廟一握尙帶蛟龍氣旁魄神母變幻資豪籥上衝牛斗光如
濯斷雲角鎮書幄

清齋偈 并序

義中勝禪師結室於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詞林宗
工各出新意侈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全室翁同雲巢丈人
以義中證修近道必欲得予言予學曰墜何足以與此然而
清齋者香巖妙悟之所義中旣豔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偈

然何取於清哉無相居士爲說偈曰

中竺有虛室八牕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境皆攝入煙霞草
木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何物不可狀此人何因緣獨
名爲清齋纖塵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
室冥寂於至道見焚沈水香田是作思惟香雖根於水非火
則不發火縱能燎原熾然不可遏苟非邁香木香氣從何起
因知木爲自煙火乃爲他自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茲四
相義幻有卽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況木火聚烟
氣未曾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我若無鼻
時墻壁瓦礫等五礫與墻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
外物故又況二物者斯須卽變滅唯存灰燼餘欲求是香者
去來杳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

無間妙香無去來因茲悟密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
十五元聖各說最初事成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各有所
入久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偏行卽圓融悟理
旣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主伴實相濟
後先了不別敷演眞實義普度有情衆聞者當悟省勝師取
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眞證圓通智若外而不內如
龜毛兔角欲見不可得居士說傷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
輪躍出瀛海中光明悉照燭清澈無纖翳特爲作證明表此
清淨法

猗歎詩 有序

猗歎美君子也君子謂奉常吳鎮卿鎮卿蚤以文顯使干
金源不辱君命故作是詩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三

猗歎君子在栢之陽粲然其章有玉其相厥聲孔揚聲之伊
何如巖之峩峩不剝不頗屹立而弗阿兵氣氛如其勢絲如
酬如連如貪噬我中區君子揚揚爲天子使誕敷皇靈以譬
其類彼何人斯是絜是維不虞其無知彼何人斯是惟是絜
不恤其無拂我金其躬我赤其衷我節之崇以迄于終噉爾
之行孰能尤之貞爾之剛孰能柔之游麟之冲冲兮鳴鳳之
噉噉兮我思君子維邦之容兮

猗歎九章六章章四句二章章三句一章五句

予謂作詩必本於三百篇自李陵專於五言歷代因之鮮
有復於古者晉魏之間雖有作者音節韻趣亦有難於言
矣方與劉先生伯溫同倡千古之絕學適吳從善以其遠
祖墓銘求題欣然援筆賦之從善有文而又能不忘乎先

如此其亦賢子孫也哉

風樹亭詩 有序

風樹亭者嘉禾潘孝子之所建也孝子之親歿每對人言輒
嗚咽流涕然無以寓其罔極之思取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
不止之言表其墓亭嗚呼孝子之意至是爲可悲矣夫人孰
不欲養其親親則不子待也所以昔者臯魚立泣而死者孔
子蓋傷之也懼之也以其志爲可悲而無所用其力也嗚呼
若孝子者念念不忘乎茲其亦知沒齒慕親之道哉爲之詩

曰

六言八章章四句

山有嘉樹油然而發榮豈不欲靜風撓之鳴我思我親顏貌日
改子欲養之親不之待嗚呼噫噉我懷孔悲山高海深孰堪
喻之內而九藏外而四體皆親之枝同一根抵根旣撥矣而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三 鑿坡續集 三

枝獨存夙夜哀號莫達九原白楊蕭蕭泉扃夜闕我親我思
得無憔悴親不可見音容是求求之不得血淚交流作亭墓
隅是曰風樹仰之瞻之心焉孔疼

右詩八章章四句

宋文憲公文集卷十三終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四

抱甕子傳

予嘗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形高下爲蔬圃約二十畝凡可茹者咸藝焉傍列桃李梨李諸樹時春氣方殷蔬苗怒長滿望皆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纈紛間錯如張錦繡段心頗訝之曰是必有異因曳杖而降冉再至其處氣象幽夔絕不聞雞犬聲遙望草廬一區隱約出竹陰間疑中有隱者亟前候之良久見一士戴櫻葉冠身被紫褐裘抱甕出汲水灌畦予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無所名也強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呼爲抱甕子爾曰丈夫處世亦多術矣出則華軒結駟入則鐘鳴鼎食有志者輒能致之夫子恒營營逐逐於一甕間無乃自苦乎抱甕子忽職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一

然一笑指苔磴揖予坐寘甕于地歎曰吾受血肉軀與人同豈不樂榮貴與人異哉顧念之頗熟百歲之間寧復幾何與其彊情而徇世寧若任真以自放也吾圃之西則九盤山之顛宋州廨建焉側有烟雨樓當山雲初興景象萬態極可玩李勣侯馬莊敏公嘗登之而感慨矣其東清溪觀秦賢良謫官而來亦游憩其上時坐鸞花亭賦詩而今竟安在哉非惟人隨流水而逝異日凌霄之崇構皆蕩爲氛埃一凝竚間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是何足深道吾所以抱甕出入而弗辭也且當抱甕之時嗒然忘形志慮外絕精神內營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容裔而萬物莫吾敢撓自以無愧於赫胥尊盧之民子以吾爲逐逐營營不亦過歟曰然則灌畦亦有道乎曰有疏性不

欲燥燥則生意厄而不伸蔬性宜濕濕或過焉則氣傷而痿
屈吾日夜調之變之俾適夫厥中則芘然而秀媯然而榮矣
言訖抱甕而去予深味其言蓋有道而隱者也所謂強情而
狗世曷若任真而自放不幾於樂其天者歟所謂人物代謝
而樓觀不能以存一俯仰間而感慨係之不幾於達人外觀
者歟所謂抱甕有術心與耳目之官內而弗外不幾於守一
不二者歟所謂藝蔬得中不使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
者歟疾起而追之抱甕子入竹陰間閉戶高臥扣之不見答
若無聞者予憮然而退

史官曰予既歸金華山日思抱甕子不少置及官南京見朝
紳中貌有相肖者問其同列曰是豈栝子濯畦者耶曰然曰
奈何仕爲曰去年應聘而起典儀晉王府轉官起曹勇剔浩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二

穰聲望蓋龐鬱云曰其氏名謂何曰此烏傷校官劉浩卿子
也名彬其字爲宗文予不覺歎曰浩卿吾故人也其有賢子
若此予不能知之可愧矣夫雖然宗文當元季政亂肥遯山
林若將終身焉及逢有道之朝輒蹶然興起以力政著聞其
得出處之正者矣向予意其爲有道之士者果非過歟果非
過歟使宗文非有道之士則長往山林而不返矣謂之賢也
得乎因記問答之語爲抱甕子傳

空同外史傳

空同外史者條然物外人也故以空同自號或者疑之曰空
同山名在禹跡內有三曰臨汝曰臨洮曰安定雖其名相符
而其實則異外史爲人善養生昔軒轅氏問廣成子養生之
道於汝之空同外史之所志豈謂是耶外史笑曰子求空同

山於目者耶吾則以其心爾吾目雖不見山而吾心未嘗無
山一凝思間平巖邃林森森而列吾前印而俟予後矣彼
以目而求山者有山而始有山未嘗能無山而有山蓋有山
則爲山所礙無山則何往而非山耶吾心之所存不趨于空
同之多奚止禹迹之內有三而已或者愈疑之曰外史言若
此蓋近道已蓋語予以抱一不二之道乎外史曰天地之眞
其體貴虛一氣孔神闔闢以機毋抗而崇勿按而卑若水之
流晝夜一如若雲之行時而卷舒混然黃寧乃契道符我尚
無我矧空同者歟予之粗言已洩天地之機矣子幸毋溷我
或者再有問外史瞑目不答人遂指外史爲幽人逸士外史
弗是也時戴櫻葉冠服大布寬衣日與仙翁釋子游當得意
時抵掌嘯咏間出古篇章示人類皆超軼塵垢若不餐煙火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三

食者家無儋石之儲不顧也外史嘗從華相山人危雲林學
雲林歿恤其孤甚至近又出入秦淮河上發劉河間祕術注
藥起人疾求者輒與絕不問氏名益莫測其爲何如人余侍
講禁林外史亦時時相過若樂予者欲叩其元旨外史輒謝
曰子自知之子自知之豈樂山林而不返者耶抑托此自祕
而不欲人洩其機耶皆不可知也外史姓王名溥其字爲宗
溥元居安次今遷吳祖若父皆爲顯仕云

史官曰莊周有云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若外史者其深於
天機者歟予悲世人往往爲欲所困何異桎梏其脫然無累
者幾何人歟所以喜與外史談飄飄然有雲臥八極之意不
獨見諸空文而已讀外史傳者其亦知予欲守規中者歟

李願證字大猷姑熟人父深肥遯山林以書詩爲教自號靜軒母陶氏無嗣晝夜禱於觀自在佛夜夢一比邱尼乘白鹿車抱嬰兒授之曰此福慧兒也善視之旣而有娠生未逾月兒忽身熱如火不進乳陶方以爲憂復夢前比邱尼持栗數顆嚼食之夢覺兒汗如雨遂瘳年四歲嬉戲父膝下因授以記姓書兒曰此有何義讀之將奚爲父大驚更以孝經一誦卽能聞記稍長益駿發異常父嘗手書首楞嚴圓覺二經逐卷取讀之力白父母學佛於城南頓覺蘭若祝髮受具戒制今名願證走大石山中與僧法秀游秀有高行願證期取法焉久之杖錫來南京謁淨覺師於天界禪林師見其俊邁命爲侍者謂之曰子才銳甚宜留意文學他日期子宏宗扶教也於是獨坐一室竺墳魯典無不研窮之著爲文辭森然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四

奇氣一時名公鉅卿皆愛敬之與其相倡酬師尋命掌書記洪武戊申出世嘉興水西寺庚戌遷吳興之道場未幾退居武康山中著觀幻子內外篇以合儒釋一貫之妙其內篇曰釋教其目十則宗本敎述會源非卽必悟示證勸志古今不昧寂動也外篇曰循本其目如釋教之數則性上性中性下人物道述克已至樂言命爲已學方也曰適治其目如循本之數則禮樂封建井田兵問用刑尙德儒吏經權三尙圓象也曰史論其目如適治之數而逾其三則宋襄儀秦秦漢文武儒老魏吳漢晉虛元梁上梁下隋唐後周也皆踔厲前人其光煜煜不可襲祕聲名突起搢紳間癸丑之冬願證還天界濂時侍皇上升武樓遙望禪林願濂曰其中有良僧乎濂對曰近有二僧從吳越中來皆能文辭上曰其名謂何濂對

曰一則願證一則證傳上曰試取觀之濂因進證傳文一編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者之所不及復問願證所著濂對曰太常丞張丁家有往復論性書遂遣中官召丁攜書至上復覽如前喜曰論議甚高其鐵中錚錚者乎明日召見謹身殿慰勞備至勅吏部皆除應奉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妻妾各二凡日用百需之物無不周復命中祕給書籍令閉門習讀三月俟髮長勝冠然後蒞職後三月願證有疾上意其沈鬱多痰賜藥吐之疾稍減已而復劇中使問疾者絡繹于道竟不起病將革時唯仰首言曰死則死所可憾者受上之深恩不能報爾遂口授其友草謝表表未終而逝上夜夢願證來謝服大布寬衣巾稍欹叩其家人服色正同因移棺撼巾不正上尤嗟異焉時洪武甲寅春二月也壽三十七云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盤坡續集

五

史官曰昔在宋時仲靈嵩師鐔津李氏子也每夜戴觀自在像誦其號十萬乃寢自是世間章句不學而能遂作原教論明儒釋一貫以抗諸儒之說韓魏公琦歐陽公修皆尊禮之今願證亦李氏子其母亦累禱觀音而生亦博極羣書亦著爲論說以明儒釋之道亦異矣哉豈宏宗扶教代常有其人歟濂固不敢謂願證之如仲靈也其志之所存抑果有不同者歟然仲靈進正宗記僅得仁宗賜紫方袍及明教之號願證則屢被龍光親拔爲王官使其得壽則道行于時澤兼被于蒸黎不特如仲靈專輔本教而已木方榮而風折之悲夫濂與願證交愛才之念不下於韓歐二公弗忍其名不傳也故徇全室泐公之請具著其事於篇

周母王氏名妙貞栢人祖德潤父思齊辟爲州縣吏生十齡見父有戚容問曰家業幸粗給大人當開口笑樂何乃自鬱鬱耶父曰此事非爾女子所知吾所掌獄案死者欲生之不可得故弗悅爾王氏曰各教自有樂地何不棄之復溫釋書詩耶父曰不意女子能發斯言吾之意正如此耳卽日揖上官去人賢之瀕嫁父欲厚其裝環珎鞶帨之屬無所不飭王氏視之澹如出示二女弟恣其所取旣歸事君舅君姑盡禮處娣姒之間恒欣欣然或主中饋身先之不專役媵人鄰有寒餓及喪禍輒周其急歲壬寅山寇作避地魯峰顛惡少年欲來侵掠王氏偵得實遣人撻其姦盜驚而潰其母頃因世亂來依極力奉之以悅豫其心王氏嘗嬰疾衆醫束手謂不療忽夢老父與易氣及覺氣騰騰從頂升淡日絕粒不食已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六

而復夢氣來復疾頓瘳識者謂爲神助云其夫則周世英生男女各二女皆有所歸男曰荃曰茂茂有文學政事出仕矣王氏年今七十七云

金華宋濂曰予嘗從史官之後遇人有善者必謹書之將以誘民衷而樹世防也有如周母能成父志推孝於尊嫜出其餘智亦足破雀鼠輩之姦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於戲賢哉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王貞婦傳

王貞婦名妙清會稽人年及笄歸同里可先樓君生二子叔仁澄叔仁始七歲澄僅四月而樓君亡貞婦毅然以節自誓朝糞暮鹽或不能給而貞婦安之從事殘燈敗杼夜麥半猶隱隱聞伊軋聲人數有撼之者志如鐵石而弗可動舅姑亦

憐其少欲俾更適人貞婦泣曰妾聞婦人於夫一與之醜終身不移妾何敢忘家縱貧得服勞於舅姑之側他日九泉之下當有以見吾夫儻舍之而去雖終日飲醴鬻肥犬彘亦不食其餘矧人乎哉妾有死而已不能從也舅姑見其語剛而意不回復義之貞婦自是事舅姑益致其恭敬二子從良師游皆成人知問學亦頗能盡孝見稱於士君子間貞婦夫死時年二十七而今已五十四矣

史官曰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爲難哉自陰教久不行女婦不知書詩謨訓其所欲爲鮮克由於禮者矣而貞婦乃能矯然自異如勁松挺挺於蒿萊間是何可及也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爲難哉

金谿孔子廟學碑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壘坡續集

七

金谿縣令李子敬修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舊罅漏者補苴之黝昧者丹堊之學之論堂廟之西東廡與夫肄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爲間者三崇二十又二尺縱視崇而弱其二尺橫視縱而強其十尺肄業之舍爲間者左右各三兩廡視舍其數各再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十月訖功嗚呼元季兵亂邑廬盡毀而廟學巋然獨存是固有相之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爲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成者縣丞楊乾主簿劉祺典史喬思道子敬旣相率釋奠已使教諭曾易徵文於濂濂序其故而系之以詩廟學緣起及三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

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大賢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驚萬象

著懸別茲鄉學可不亟圖孰其興之實邑大夫機動籟鳴泉
赴川增其從之者緝緝繩繩三月之間用幣告成龍礎鳳甍
文稅丹楹氣象改觀煥乎聲明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
廬式寧其軀匪居之爲娛前軌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則衍其
氣夜發電流虹轉學子翩翩期文之顯匪文之爲耐惟形是
踐我作我詩爲勸甚力聖謨孔彰萬古一日有赫其臨蔽之
無斃

溫州橫山仁濟廟碑

記禮者曰能禦大畜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先王之制非
惟崇德報功以垂勸於方來亦所以達幽明之故而察鬼神
之情狀蓋受氣之剛大者決不隨物漸盡其能警動威靈以
錫美萬民乃其理之所有學者多疑於鬼神遽絕謂無之夫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八

豈可哉有若橫山廟神之事其明效可覩已神諱凱字公武
姓周氏世居臨海郡之橫陽生而雄偉身長八尺餘髮垂至
地善擊劍能左右射博文而彊記家雖貧躬耕以養父母及
司馬氏平吳與陸機兄弟入洛張華薦之神知晉室將亂獨
辭不就時臨海屬邑曰永寧曰安固曰橫陽地皆瀕海海水
沸騰蛇龍雜居之民懼其毒神還自洛乃白于邑長隨其地
形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東注于海水性旣順其土作父
永康中三江逆流颶風挾怒潮爲孽邑將陸沈民咸懼爲魚
神奮然曰吾將以身平之卽援弓發矢大呼衝潮而入水忽
裂開電光中見神乘白龍東去但聞海門有聲如雷而神莫
知所在矣俄而水勢平江禍乃絕邑長思其功號其里曰平
水且建祠尸祝之祠初在城之西郊及更永寧爲永嘉郡郭

璞相土遷之於西洋遐邇靈者無虛日神功益用赫著陳
至德間閩寇章大寶侵分水嶺其氣勢張甚民爭遁逃神見
天兵於雲間戈甲耀日盜驚而潰唐武德中輔公祐爲亂其
黨入寇民依華蓋山築城而拒守之時當嚴冬神降大雨雹
寇弗敢近城因得不陷天寶中河決澶州怒暴不可制神見
黃旗驚濤間河復故道光化末天台大饑神化形爲商載米
貸人已而授杖于江變成赤龍騎而升天宋景德初契丹同
其母蕭氏南侵丞相寇準殿前指揮使高瓊奉旨宗親征車
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旗上髻髯有平水王字
虜懼請盟而退大中祥符初詔營玉清昭應宮取材于溫之
樂成使者以重山不可致走禱於神忽風霆凌厲龍湫震盪
巨石皆起立大木斯拔蔽江流而下神之靈異或見諸紀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盤坡續集

九

或相傳父老之口如此者蓋不一而足今則粗舉其槩而已
神初封于唐爲平水顯應公尋陞王爵賜袞冕赤舄宋累加
通天護國仁濟之號從祀郊壇兼賜仁濟以爲廟額元復加
威惠進封大和沖聖帝遂易廟爲宮逮入國朝壹以誠事神
以爲數加溢美之辭非所以敬恭明神詔禮官定議爲橫山
周公之神至於廟宇之建修皆郡守任其責可考見者自陳
毛喜逮元左答納失里凡一十三人云昔者大禹當洪水橫
流之時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民始得平土而居千載之下
觀河洛者必思禹功而弗忘天衷民彝其不可泯也如此若
神之爲憫生民之昏墊奮身而興捍患禦菑蚩蚩之氓得遂
桑土旣蠶而不混爲魚鼈者果誰之力歟夫禹之功在天下
神之澤則被乎一州雖有小大之殊其惠利萬民之心則一

而已廟而祝之誠合先王制禮之義孰謂非宜州人士永嘉
教諭許士宏訓導張升恐無以示來者介鄉友秦王府紀善
林君溫徵濂文勒諸樂石濂旣爲序其事復作歌一篇使邦
人歌以祀神其佐神張鉉字子元郡人由右科進士仕至闔
門宣贊舍人剛烈正直嘗上疏言事忤史嵩之被斥而歿旣
歿而顯靈太守吳泳因并祠之法當附書文中歌曰

東甌之地大海濱止斥鹵噴蝕成荒堙止有時魚龍或怒噴
止蹴翻巨浪高嶙峋止懷襄勢殷莽無垠止惟神我憫眉屢
翠止帥衆疏鑿不憚勤止夜役陰兵直達晨止三江順流若
拖紳止盡化魚鼈爲衣巾止一旦颶母號秋旻止江流逆上
波插雲止城廬沈溺在逡巡止神知事急如救焚止彎弓注
矢肯顧身止眼不見水惟見民止衝濤直入勇絕倫止海水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十一

壁立左右分止赤雷飛射光相燉止神乘白龍赴海門止虢
虢似聽驚雷奔止水禍頓弭神具欣止有室可居田可耘止
僉言曷以酬大勛止有廟肇祀西洋濱止漸周吳越洎七閩
止神功彌盛海寓聞止天兵建隊向空瞰止旌旗上著烏篆
文止虜氣讐蓋去解屯止況茲狗鼠視欲吞止河道遄復流
云云止投杖化龍靈跡存止疏封直至帝王尊止冕旒袞衣
佩瑠璣止神之正氣塞乾坤止下上月摩星辰止元化洵
穆合神人止甌民戴神忱且恂止遐邇奔湊川之臻止如見
靈旗降繽紛止牲牲肥腍酒苾芬止驅斥厲鬼黍稷蕃止太
史造文勒堅珉止後千百載期無謬止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牖碑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妃白馬

二陂匯于湖醜爲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于田凡溉一十三萬畝有奇渠之下流建二石牐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恒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圯傍縣亡賴男子當旱暵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於海鹵水或乘潮入善禍稼舊嘗造隄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暴潰民憧憧告病矣乃洪武四年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羣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上視決堤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鑿石爲隄自蓮花池至纂風合萬有三千尺始與故石隄屬侯斬牲饗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牐無難者會侯召入爲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牐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贏其一先築土樹梁櫛比星攢度久且不壞方敷以石兩翼四隅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七

咸斂鑿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缺坎陷版以爲縱閉復隨土形崇卑疏級爲五以瀉水上架石梁以便行者槩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六十有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牐廣減前牐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槩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洪武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一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峯淨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朱君右徵濂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下地以滷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滄瀉水其爲法甚備其爲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者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害地而廢稼以爲不

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禾將菑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滌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爲齊州州城西北有湖疏爲水門遇流潦暴集則取荆葦爲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爲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千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爲牖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歟是可喜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敬知縣張翼營度督視不憚勞勩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內則邑大姓徐某余某法宜牽聯得書海堤別自有記茲可畧云係之以詩曰

維夏蓋湖百川所潴在彼海邦醜爲通渠行水委蛇溉稻與杭制水有牖因時闢闔其法孔臧農政斯缺惡壤爲塌水失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三

厥防侃侃唐侯爰諮爰諏中心盡傷曰是弗修民焉有秋敢視爲常乃登乃屬乃謀乃告乃輯其長畝會其粟工來以族筮日奏功琢石于山樹繫于灣以樅以梁決塞有關旣堅且完若首有肱昔何怒突今乃順則弗墮我疆行彼赤日清流瀉瀉黃茂芄芃食爲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蔥珩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古法寢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漢吏曰循惠孚蒸民唯此之費矧乎鉅津北枕海濱澤被五鄉侯治之棘行龐心惻不翅父兄越石可泐越川可竭侯功勿忘

此詩原刻分爲二十章每三句下註其一其二至其六
十諸刻皆因之案此詩三句一韻每兩韻上四句又自
爲一韻自應通
作一章今刪正

趙氏族葬兆域碑銘

有序

金華趙君古愚嗜學而好脩以其先世遭家孔艱歿者多塗殯於郊乃與二弟古怡古忱謀黜衣殺食歷十年之久始克族葬於縣之慶雲鄉青岡山之原鄉先生衢州教諭胡公翰旣爲撰文表諸旣古怡復以爲昭示後嗣辭不厭其繁力請濂申言之濂以古怡存心愿愆行義如古人不欲重違其意頗諾之自時厥後竊祿于朝徒以未成之學操觚染翰無以應求文者之紛紜由是不及爲者蓋八年于茲矣古怡又介宗叔嗣泰請之愈堅遂案其圖狀而序之趙氏於宋有屬籍廣陵康簡王德雅實魏悼王之第四子五傳至太中大元堅之始自汴徙于衢古愚七世祖也特遷之於中穴餘則分左右而序列焉右則高大父遂昌令旣夫大父永濟倉副使若磬伯父嗣洪嗣鴻叔父嗣淵也左則曾大父時堯叔祖父若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七

隆父某州路學錄嗣滋及弟某縣某處巡檢古恒也太中公碩人田氏高祖母曾祖母二徐氏祖母陳何李三氏叔祖母童氏母葉氏叔母張氏嫂張氏皆耐從夫穴而太中公之子常熟丞公傳常熟之子長谿丞彥鏐皆不遷以長谿君芝蘭谿常熟君葬衢者久也今所葬者始自太中公卽繼以遂昌君者遂昌長谿之子也八世之中凡二十喪昭穆惟叙尊卑不亂厲限有截羨道中度神靈載寧人道勸順鄉之大夫士過之者咸相與慕咏而去蓋大江以南拘泥於堪輿家謂其水土淺薄無有族葬之者他未遑深論雖以父子至親其兆域相去近或十里所遠乃至於踰百夫以一氣所生喘息之相通魂神之相依乃使之曠絕疏遠如此豈人心天理之所安哉周官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合國民族葬

而掌其政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釋者曰位謂昭穆也度數謂爵等之大小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嗚呼他姓尚爾況同族同氣者乎何爲離而異之何爲離而異之古愚兄弟一卽乎義理之正而弗蹈夫流俗之失不亦行古之道哉行古之道可謂君子者矣抑聞之趙氏旣家衢常熟君又遷蘭谿副使君又遷婺城人遂爲金華府人其世德宗系各見各所述墓銘其族葬之時則洪武戊申歲冬十月壬午日也銘曰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朝焉暮焉胥會於堂序之上冠衣濟濟而笑語嘻嘻奈何其歿也則異而藏之設其有知也未必能瞑目於泉下若其無知也揆諸人情而胡乃忍爲自堪輿家倡爲禍福之論舉世紛紛遂瀾倒而波隨縱曰其理之所必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盤坡續集 十四

有狗利而忘孝亦昔賢之所嗤况涉於茫昧恍惚弗能使智者之無疑不有君子孰覺其非今昭穆有序塋域具宜其安死者如生又惡知不順夫秉彝予所以取之而樂道之者亦中心深有感慨乎而噫

神仙宅碑

處士之州並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微山之下有觀曰紫虛觀之南一峰巉然挺出口眉巖西南諸山拱挹周衛而二水蜿蜒起伏來匯其下登高望之萬象呈露儼若天開圖畫不知者以爲眞蓬壺員嶠之絕景也宋南渡後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壽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面曰初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唯日飲水一盃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沐浴坐脫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諸巖巖下後

有見於濤江之濱手攜一鳥飄飄然適風而行眾異其事啓
稽視之唯隻履存焉先是主觀事者嘗作亭墓前壞於風雨
道士王有大日徘徊其間悵然有上清笙鶴之思歸與其師
梁惟適謀自墓左開曲徑一千餘尺直至巖顛誅榛剪荆造
祠宇七楹間名之曰神仙宅中祠處士星及仙翁諸像東室
曰芸香藏書其中西室曰橘樂爲娛賓奕棊之所宅之前二
石巖拔起其蟠若龍其踞若虎各構亭其上左曰來鶴右曰
畱鳥而山之景愈勝矣經始於至正丙午春正月某甲子落
成於其年夏六月甲寅贊其功者楊一寧王性存也惟適復
捐腴田若干畝歲收其入度子弟世守之介同郡吳府錄事
吳從善徵予爲之記予聞栢之名山上直少微天文家所謂
處士之星也靈輝下燭凝粹敷和修鍊者居之去滓穢而來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城續集

五

清虛雖曰內功之加要亦山川淑靈所助爲多也今以紫虛
言之徧游海內名山招白鶴而翩然化去豈無虛仲璠者乎
道遇至人授以游戲翰墨之法卒吹鐵笛與之同往豈無徐
虛寂者乎不止仙翁一人而已且琳宮祕館無處無之何少
微所照而趨然霞舉之士至三人焉當有不言而喻者矣仙
翁靈迹固不可不表見于世自非惟適父子篤志元學孰肯
一顧於寒煙衰草之墟哉化荒曠而爲居處功亦大矣脩眞
之士當世繼之俾勿壞可也嗚呼塵塗膠葛予不知秋髮之
被肩安得攀仙翁之逸駕共吸沆瀣於寥陽之上耶惟適麗
水人宋戶部尚書汝嘉諸孫有大青田人亦簪纓家能文辭
及隸書皆高士云系之以詩曰

少微之星煜煜垂芒降魄名山充鬱沛霧結爲靈和其中含

黃覺之無形發休吐祥孰其尸之有道之士來涵清寧度世
不死曠出東方其大如篲我啄其精以洗吾髓鍊虛凝眞惚
恍若神冠劍旣藏神游江濱豈伊幻化身外有身出入河嶽
下上星辰靈蹤猶存木老亭仆芳草離離誰復來願有歸者
士父子同慕皓鶴不來馳情雲輅乃陟崇椒乃建瓊宮羽蓋
颺輪庶或一逢靈風浴然白日正中溟淖無際遐思何窮況
乎遙矚境與心會羣峯攢藍三水縈帶萬象粲然如列珠貝
一獻歌間覓超物外巖巖者山匪仙不名不有元構曷棲其
靈水火有鼎龍虎有經疇非采眞浮游黃庭神君捧劍鬼伯
持戟呵衛弗祥固此仙宅法古爲碑麟迴鳳翼太史勒辭式
昭罔極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六

南昌之城南有佛刹曰千福相傳唐天祐中兵僧惟一之所
建也當經營之初發地得鐵函四周金繩界道中有古劍一
舍利三百餘顆青紅間錯其光煜然於是建寶塔取舍利藏
焉改千福爲繩金塔院落成之日焚旃檀香香氣鬱結空濛
中僧伽大士顯形於其上正與塔輪相直萬目咸覩君子疑
異僧蓋大士之幻化云初郡多火災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
之已而果驗宋治平乙巳知軍州事程公某以其有關於民
最爲吉徵鳩錢二十五萬修之紹興庚午尙書張公某來佩
郡符復倡衆游葺之一日塔影倒現於冶工游氏家上廣下
銳層級明朗寶輪重蓋一一具足元至正壬寅戎馬紛紜院
宇鞠爲樞翳惟茲塔巋然獨存僂僂亦且摧剝殆盡乙巳夏
六月院僧自貴與弟子匡宏同袍善慧各抽衣孟之資剏庫

堂於東偏日夕以興復爲己任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清泉
蘭若僧道溟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發大
宏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可以
不圖溟等誓盡今生爲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厯走民間
施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甕自顛墜
稠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幽幽熒熒
圍繞良久而沒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各六棱
環以峻宇前做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瓏簷
牙翬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爲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已酉
春正月道溟示寂匡宏等歎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聚施
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伽寶殿一所搏土以尙三世諸
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椽曼殊師利普賢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七

觀自在三尊像莊嚴巖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三門
門內盪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則甲
寅冬十一月某甲子也惟我如來宏開度門樹塔立廟所以
使其見像起信信爲一切功德母萬善皆自此生非徒聳觀
瞻而已也矧能助地形之勝消弭災害陰騭生民廢而不興
是豈人情也哉道溟之與三比丘精進弗懈終能遂所志而
後止非其才有過人者不致是也匡宏等不遠千餘里來請
予記因爲歷序其事而繫之以贊曰

稽首大慈父利益於羣生塔婆之所建種種諸方便聳起霄
漢間有如蒼龍角人有遙觀者至誠皈命禮不待登伽藍已
足懾僑慢所以四大海無處不建立異僧何國人杖錫來洪
都指地發鐵函中有舍利羅光耀奪人目其數過三百封緘

垂蔭之樹塔鎮其上四衆方作禮香霧空濛中乃見僧伽像
作彼慈憫相身被鬱多羅手執青楊枝欲開甘露門以解熱
惱故成壞雖相尋神幻終不滅影倒冶工家下鏡而上宏化
導於衆生示以順逆故忽遭戎馬輿鞠爲樞翳場巋然撼風
雨中有不壞者冥等發宏願誓加莊嚴力熒熒五色光出現
于塔表萬目皆瞻仰以爲未曾有施者如川至不日告成功
欄楯互周匝洞戶各軒敞帝網日交參寶珠仍絢爛繪畫諸
菩薩以及天龍衆擁護於後先生憐若飛動自茲彈指間湧
殿及崇閑一一皆現前鎮茲清淨域福徧一切處畢方不敢
見永無鬱攸孽人見有爲迹不知皆無爲會事歸一心無非
無上道我今作贊辭筆下起樓閣內有無縫塔光覆大千界
一涉思惟問卽墮外邪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盤坡續集

六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

侯華君神道碑銘

自古以來人臣事君始終一心以上承明德所以保勲烈於
不刊熙合譽於無窮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是也其或遭
時擾攘攀龍鱗而附鳳翼自赴於功名之會一旦封重爵享
厚祿志盈氣驕唯欲之是從遂致壞法亂政蓋有其初而鮮
克有終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是也嗚呼敬怠之間善惡
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繫臣濂於淮安侯之事不能無深感
焉侯諱雲龍字某姓華氏安豐人世爲農家圖譜喪不知其
先世遷移之詳三代皆以侯貴累膺贈典曾大父六二府君
中奉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王氏夫人大父
七二府君資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韋氏夫人

考子中榮祿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夫
人侯生二十年元季兵亂挈家避難俛俛無所之皇帝龍興
臨濠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侯上謁轅門命爲帳前小校當是
時人心旣歸踴躍用命上帥大軍取滁州元成將遁去和與
濠接壤聞之喪膽繼復取之遂大招舟師渡大江太平父老
望旌旗迎降侯後先從征由千戶進鎮撫陞萬夫長曾未幾
何上攻金陵下之侯擒元將李將軍授總管之職尋隨諸將
取廣德洊擢統軍元帥僞漢陳友諒據九江爲都時侵我邊
陲歲庚子傾國而東陷姑孰直犯我龍江上授諸將方略設
伏于險赤幟一揮伏甲盡出大敗僞漢兵侯亦有功戰功後
三年友諒弗悛舊惡攻圍我江西上親帥六師往討友諒恐
退入彭蠡湖與大軍遇相持四十餘日其大戰凡三友諒受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九

矢斃于舟中龍江彭蠡二役侯在行中復以功陞豹韜衛指
揮使繼從伐荊州又同征江北郡縣而泰州高郵淮安次第
平轉淮安衛指揮使就留鎮之吳元年丁未大將軍徐達奉
詔征中原侯復在行中齊魯旣定河南之民簞食壺漿以迎
王師暨入燕元君棄都而逃立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授侯鎮
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分府北平拜資善大夫燕王府左
相兼北平行省參知政事及天下大定論功行賞加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之號官榮祿大夫勲柱國爵封淮安侯食
祿一千五百石前職如故尋兼燕山衛都指揮使時北平新
入職方非勲舊大臣不足以厭服之上以侯爲鄰郡子且恩
遇之深不翅骨肉至親必能爲國宣力故特託以方面重任
豈期侯昧於理動違邦憲據元丞相脫脫大第居之凡元宮

龍榻鳳衲及金玉寶器非人臣可僭者皆用之弗疑已而以其第高曠舊宮屢生復役戰疲之士創殘之民唯新室是圖奢麗過制特甚此猶可也先是元故都破其達官之女多與我師爲婚媾幼主尙竄沙漠謀者因倚之偵我事情上明照數千里外屢勅中書移文北平凡舊仕於元者悉遣發江南毋使爲民患害侯皆廢格不行及至征虜副將軍李文忠北征獲間諜數人始知故宦之家有官兵馬司者相率構姦僞作文榜欲爲變托姦人以爲巡邏之職將焉禦寇此非侯之過歟上猶念其功不忍寘于法趣中書令其盡遣侯仍弗之聽上怒詔內官往歷指其主名諭之侯始不得已奉詔侯自是益怠於政日從事歌舞燕飲遂得羸疾疾寢劇上召還南京以洪武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四十三又三娶繆氏累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三

封淮安夫人子二人長曰忠次曰關佳女一人以七月十日葬京城之西石灰山之陽上親御翰墨製文一通遣中官致奠焉惟侯奮起戎行出遇真人乘六龍御天從征四方粗著勞效初無獨建奇功駿烈照耀人之耳目然而封以大郡錫之侯爵寵恩之加不爲不重矣奈何靡思補報欲敗度絕無憂國恤民之心乃知往古韓彭之流怙功自專卒至夷滅皆其自取焉爾所賴聖天子推天覆地載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髮不至故侯得令終于家享榮名歿世豈非幸歟故事生封侯者沒必加之以公於是勅葬以侯禮聊示薄罰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臣濂奉勅撰神道之碑稽諸天理之正察乎人心之公不敢用昔人誌墓常法特取春秋直筆褒貶之義勒文穹碑以爲千萬世人臣之勸戒云銘曰

人臣事君兮猶如事天寅畏是將兮終日乾乾愼終如始兮
曷敢弗虔一或怠逸兮明命在前侯起戎行兮有力如虎逢
時繹騷兮擇歸眞主西征弗庭兮無役弗與斬將奪旗兮所
向披靡帝用嘉錫兮龍光日殷疏以侯爵兮作鎮北藩兵民
二柄兮付之句宣鞠躬盡瘁兮宜報國恩胡醒爾心兮動違
國憲僭侈是崇兮羣生宵怨峻宇雕牆兮朝夕沈湎是非倒
置兮大分莫辨皇仁如天兮覆之幬之錄其勛庸兮崇之報
之君恩固宏兮臣行或虧生弗爲善兮死其怙恠春秋直筆
兮善惡莫掩萬世取法兮納人于檢墓門有石兮可比琬琰
史臣勒文兮以示褒貶

故吉安府安福縣主簿潘景嶽甫墓銘

嗚呼是惟景嶽潘氏之英潘氏遠有世序其居鄱陽郡城者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三

曰某曰某宋嘉定間聯捧貢書于鄉有司榮之爲易所宅之
坊爲擢秀至景嶽凡十有三世云景嶽諱樞景嶽其字也少
刻厲經史學及長思以才自表見朝夕芒角撐觸心胷間不
吐出不已元季干戈俶擾吉安爲劇盜李明父子所據推埋
之徒相推爲雄長蠶食十餘州各置僞帥統之而自指吉安
爲窟宅當是時安福罹屠剝者尤酷至正甲辰冬王師下吉
安明父子宵遁安福歸于職方有薦景嶽於上者召見與語
奇之擢安福州判官乙巳春景嶽獨署州事蚤夜出入士馬
間食不暇下咽初李寇俘掠男女數千軍卒將藏獲之景嶽
白主帥鄧衛公曰將軍奉揚天威削平大憝渠魁遠竄人心
未寧子女係累者將軍當一切釋之方契伐罪弔民之義耳
辭氣激烈聽者悚畏持槊之士或怒視於傍景嶽神色自如

不爲動衛公獨欣然曰微爾言吾不能知也卽令騎兵大索下令曰敢有囚吾民者斬民爭去縛趨景獄景獄寘空舍戒勿出自坐舍外日設淖糜食之女婦稍豔者俾以塵土澆面衆卒銜憤議乘夜劫舍中景獄偵知之授以計曰脫有宵警當同聲疾呼已而果然聲聞于外衛公驚起使人問其故景獄具以實對衛公擒其首惡者鞭之流血咸噤不敢譁景獄度道塗遠近次第放之其無家者與居旁縣者召其戚屬辨識而歸之大兵還戍安福者僅五百而降卒居其半潛與李寇通晝夜鈔掠爲姦利民訴于庭景獄遣人躡跡之乃自西門入景獄懼爲變愈傷民不敢何問乃如所失償之兵後遺氓鳩形鵠面遞入荒茅中城無吠犬虎狼之跡交道自景獄之至流亡漸集樹苦廬以居會歲儉將有溝壑憂景獄以計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蠻坡嶺集

三

貸粟於民活者幾萬景獄方喜可以行政降卒終不悛搆承新寨丁二萬鼓譟西下新附成將賈某首鼠觀望欲下城門鍵鑰不聽民走避景獄說之曰國家兵威之盛公所知也李明旣順復逆其滅亡可待固不必汚齒牙頗聞宋將岳飛能護宜興民至今尸祝不廢公能行之上必以公爲飛矣公其有意否乎賈感悟乃開北門縱之吏民知寇勢張甚乃擁景獄詣大府乞師先是景獄營上疏陳利害于朝至是命大將王國寶帥師至與賊大戰嘉林渡賊大潰景獄還州州民見之有泣下者且曰潘判官在吾屬無患矣已而中山侯湯公統大兵壓境景獄走轅門獻計公納之秋毫無犯大兵攻永新景獄集千夫轉輸芻餉夫苦重不前景獄白于湯公特減輕之與戎馬參錯行無敢侮者別隊卒過郊奪人貨泉景獄

屬吏取之卒刺以矛景嶽曰是不可一朝居也將上其事軍帥懼痛懲卒令謝過而去自後恒帖帖指其城曰中有健吏慎勿犯或欲循舊弊抑農爲兵景嶽泣告湯公湯公曰此與山寨何異咸罷之民大悅景嶽遂卽州署釋奠孔子復於殿仲堪讀書臺設學以淑俊秀月旦十五日敷繹經史孳孳弗倦洪武戊申改州爲縣署爲縣主簿階將仕郎前後在官凡九年治爲江右諸邑最朝廷嘉其能召赴闕下未及用而歿時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二其子桓權厝于京城之南以甲寅十又二月奉柩葬鄱陽某鄉先墓之次禮也景嶽曾祖子培祖志道考希古妣胡氏希古有文學善推易數元陰陽學教授號東湖適士一旦病疫將草胡氏拔鬢毛祝天期以身代翼日而夫愈後五日胡氏果終東湖遭大亂誓宋文憲公全集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三

不與賊同汗後遇寇將加害景嶽及弟槐楫柄爭欲代死寇憫而釋之人爲作五義士傳云嗚呼君子之學在存心澤物而已有如景嶽退然如不勝衣至臨大事以一夫而當萬夫之勇不顧死生利害卒生民人眞無愧奇男子也傳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當於其子孫望之予雖不識景嶽據江西顏文鈞黃忠所錄狀具著于篇而繫之以銘銘曰
元季釋騷兮妖民夜呼焚毀城邑兮是劉是屠勢如狂瀾兮兼盪失瀕眞人龍飛兮奉行天誅維此安成兮莽爲盜區亦旣稽首兮入我版圖帝掄良材兮往佩縣符我民曷依兮曰父母且彼饑吾哺兮危我則扶拔於水火兮寘諸康衢一身之弱兮心雄萬夫死生不顧兮唯義是趨志不盡展兮隕魄黃壚聞者酸辛兮淚與涕俱鄱陽之山兮降勢縈紆薦此石

章兮過者下車

故泰和州學正劉府君墓誌銘

有序

洪武四年春三月永豐儒臣劉于府君應詔來京閏月丙子皇上御外朝召見俾敷繹聖經賢傳府君據其章旨而疏其會通上爲首肯再三翼曰丁丑復召見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見從容謂曰爾能任州邑之職乎府君俯伏歷陳其情素繼曰臣生丁亂離幸際真人啓運獲見天日豈不知效奔走以竭愚衷第以犬馬之齒旣衰顛毛種種自度不能有所爲矣敢辭上熟視之曰爾誠老矣宜賦詩以見志府君揮毫立就詩進上大悅命太官賜之酒放之還山五年春二月乙巳遺疾三月甲子正衣冠而逝春秋五十有五歿後之三日丁卯葬州東某里之巖坑八年春二月其子厚奉前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墓坡續集

七

監察御史丁節狀走南京徵濂爲之銘當府君之召見也濂實待上左右親見召被龍光及退食青谿寓舍府君又來謁揚眉吐氣論議頗英發濂意其必享上壽以終孰知別去僅一年遽作土中人矣世事不可料往往如此可不悲夫因不辭序而銘之府君諱于字允恭劉氏其先漢長沙定王之後定王生五子其一封宜春侯凡新淦清江之間有劉姓者皆侯之子孫也九世祖文自新淦遷吉之永豐曾祖洪祖弼父庭蘭皆業儒府君幼淵敏矻矻嗜學書室懸燈屋壁盡黑犬父與客坐命羣從子弟賦詩府君應口成今體四韻語多驚人客爲之動色年稍長以文謁虞文靖公集公深器之至正七年用春秋取鄉試第三名文解會試南宮不利十年復薦于鄉名在第二北上復不利無幾微不足之色獨謂親友曰

中原亂將作乎風氣日漓而人心不固時鼓邪說以蠱其中譬猶病者已在心腹間吾得瞑目不見之幸矣未幾果然時府君以下第恩例署泰和州學正之官未久而羣盜讜起永豐亦爲盜所據府君傷二親之陷徒步犯荆棘晝伏宵行出萬死中竟迎親以就祿養泰和當顛吉之衝時元綱解紐省憲之臣不相能用兵爭疆府君卒調解之民陰受其賜秩滿還鄉烽火猶未息府君潛遁巖穴幅巾杖屨追逐雲月未嘗以世故少撓其念慮熙和夷冲若將終身焉國朝繼承大統遣使者四出徵辟賢能府君至京師以疾辭越三年游至又固辭會科目之行歷考福建廣東一行省鄉試得士爲多人至今稱之府君尚風義立心忠信伯兄蚤世撫諸姪如已出同年友聶克敬擢第而還無以給道塗費府君傾已橐濟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五

士人劉季恭值歲儉困悴不能存府君養之於家與之同甘苦他行事多類此云娶王氏吉水士族也以婦道聞子男子四壽厚鼎正皆能繼其業而厚尤善文辭卽來速銘者孫五善嘉義幹啓其所著詩文凡若干卷藏于家濂官儀曹時與會侍郎曾爲同僚侍郎府君友也備言府君嗜義如嗜利知無不爲或以非理相干輒深閉固拒弗之從幽國忠宣公余闕亦奇其爲人當還自燕南嘗作序贈之公極愼許與片言不以假人則府君之爲人可知矣使天錫以耆年日坐左右塾陳說道德令學者知所矜式雖曰老而不仕亦當有贊於邦治奈何死之奈何死之不識司化權者果爲何如可不悲夫銘曰

行潔而明玉之輝只文葩而則錦爲姿只鸚力摩雲復退飛

只經畚之藝日耘耔只遠探聖髓發樞機只守以及物自邇
推只有聲四達蔚爲人師只烽火相連望絕處聞只蹈彼虎
口終全親以歸只名聞九天錫以冠衣只龍光炳朗照耀里
閭只不有君子將孰依只一鑑之亡中心悲只太史勒銘鑽
在幽墟只

誌銘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府君墓

府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爲臨川人穎異越常流從虞學
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應書鄉闈弗獲選去補江
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倦夜以繼日遂擢至正
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階將仕郎時郡守貳皆朝廷重
臣苛察繳繞察見淵魚僚屬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府君以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壘坡續集

五

至府數與之抗辯氣凜凜不回撓初甚怒罵已而反賢之韻
俗泥堪輿家說有踰半世不葬其親者府君召父老諭之曲
盡倫理不兩月間葬者以千數民家二女咸學浮屠法揚言
儵然坐脫無知氓競奔湊之府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府
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
火母亟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金條脫者絕無左
驗府君陽令中析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灑泣不輟乃
杖告者而與泣者衆以爲神朱甲與湯乙仇抵爲盜自刺妻
實之官捕湯煖治竟誣伏府君察其色有寃以計給朱妻出
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漢銜李敬甫無以快其
忿搆其集衆攘已貲府君得其情往白守守怒令易辭府君
不從更以他吏成案戮李于市當刑之日雷震守廳事吏尋

爲厲所困自刎死郡兵暴橫虐諸民府君每直之守寢不悅
民怨羣起而逐之因擁府君爲守府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
族汝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去
越翼曰復屯城外鼓譟焚廬舍爲亂府君請守出共帥壯丁
赤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功狀上署府君爲郡治中
實超四階至正戊戌僞漢兵圍城踰三月府君調度供億無
闕及勢蹙慷慨自誓躍馬欲觸鬪民爭擁不得前城陷僞漢
奇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予百金府君被執命釋而官
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遯匿崑谷日以奉母爲樂若將終身焉
郡旣入職方守臣侯至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
士成均初設其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府君皆與聞贊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七

決者甚衆丙午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
公李文忠方議征進府君轉輸餽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吳
元年丁未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卽位郊祀儀注洪武
戊申春正月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議大夫三
月至官分部荆襄上疏言五事鑄降諸處印沙汰荊州湖泊
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荆峽二州田額均石首公安江陵
三縣水夫科繇秋七月又上疏言興學置安陸驛傳輪役遞
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等事上皆從之己酉秋九月改僉山
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請省博平
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范七縣秋七月起拜中順大夫北
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薦劾人才唯恐失之兩考北平鄉
試而得士爲尤多癸丑春三月奉旨還京值疾作而終夏四

月二十又九日也享年五十又七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輔有恩在州里稱爲惠人母蔡氏元配胡氏前十五年卒繼室彭氏子男四吉祥勝安皆天雅林童者齡存女八已亡其五長適胡中胡氏之兄之子也次適太常掾施興嗣幼在室生平撰述甚多有弱齡壯游山居南游金蘭五臺藏于家初府君既歿興嗣以其子幼乃來京師請熊參軍鼎狀其羣行徵予爲之銘其致辭悽以悲予惻然諾之未及爲而興嗣歿方懼吾文無所授而胡中又竭蹶來請辭如興嗣而有加焉遂以異之府君權厝京師南門外中乃奉其柩歸將以某年月日葬臨川縣之赤岫山并持興嗣之骨還付於其家中亦可謂義士也已予聞祭統有云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勤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蓋孝子慈孫之所欲得者也今不宋文憲公全集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三

故田府君墓誌銘

同郡田府君卒墓上縣絳之碑未有勒文其子洞命濂學子劉剛集諸行成書來請銘按書所載府君諱貞字子貞田氏田初李姓家杭之新城方臘陷杭有李基者避地婺永康田迪功家迪功無子唯育一女遂畱基爲贅婿基生子遂後田氏基字伯開府君五世祖也伯開生某某生某某生存理存

理生瑞以富甲羣族府君實爲冢子力佐家政應公府科繇
櫛風沐雨皆不憚父旣歿爲諸弟授室苟可以致力者孳孳
弗倦及諸弟求離居府君務盈其欲一髮無係吝人稱其賢
府君辭曰兄弟同氣者也豈可競食貨以傷其心此分當然
爾至正丁酉寇起縉雲鄉民奔竄巖穴且饑饉頻仍道殣相
望府君出粟窖中賑之皆羅拜于庭曰我等姓氏已在鬼籍
非公誰復生我儻有所役雖使蹈水火無恨府君遂結義旅
使捍敵閭井處州守臣石抹將軍及浙東廉訪使者皆材府
君命攝巡徼之職辭歲戊戌天兵下浙東諸郡而七閩猶未
入版圖福建省臣間道遣使持空名勅書授府君武義尹欲
鉤致之府君知天命有歸遂縛使者焚告身絕之府君性剛
介聞義勇爲所內交皆端人凡險卑媿嬰輩咸唾去不顧建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五

義塾一所聘文行儒爲師集鄉子弟教之尤篤於訓于晝夜
淬厲必欲其充宗然見疾病瘡痍者心惻然憐之手注善藥
使服雖其請再三弗之厭晚年襟度益夷冲家事屬之諸子
日磐桓佳山水間條然不爲塵土所染行年六十又六令終
于家實洪武壬子正月二十六日也明年癸丑十一月某日
葬縣之長安鄉金山之原府君配室徐氏以貞淑聞先七年
卒子男子六旭洞遜溟負廣遜溟天洞通經而能文嘗貢于
鄉取第十名文解已而銓曹授河南都衛斷事官遷湖州府
通判焯有聲孫男三寅賓寅恭道同女四吾嫠爲文獻之邦
風聲氣習莫非禮義之所涵濡以故人多士君子之操有若
府君制行嚴謹惠利及于一鄉且明炳幾先灼知天命所擬
而不惑非有超然卓絕之識不能致也嗚呼賢哉銘曰

惟金華文獻邦教斯漸德惟良猗君子制行方恤同氣有如
傷出餘粟起羸厓結柴柵禦寇攘過狂瀾作大防察天命知
靡常縛間使絕外望歸有道誓爲氓叶著先識播清芳滋遺
允以文昂佐方州仕寢昌金山原松檜蒼紀茂行薦石章

故龍泉湯師尹甫墓碣銘

有序

湯府君諱京字師尹一字景山處之龍泉人其先與宰相岐
國公思退同宗蓋自岐公曾大父太師葵國公載之長子太
中大夫稻傳十世至武翼大夫大節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
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生未冠而宋社已屋遂隱居行義
置田二百畝以贍同族黃文獻公滔爲記其事實府君之父
也府君性聰利羣書過目輒成誦逮入州學習進士科試之
業下筆光燄逼人同舍畏憚之州里有貢之者府君辭曰仕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三

固足以澤物然有命焉不可必致也所可必者其惟醫道乎
乃發黃帝內經而精研之久且有所契察脈辯證多著奇驗
遂闢仁濟堂居四方善藥於中疾癘者疔瘍者來謁悉與之
診療不責其報復慮義田之入可給於一時他日宗允蕃滋
當有不可繼者乃與兄濱各捐常稔之田一百畝入之義莊
湫隘別建數百楹中爲堂曰睦順東西爲二齋曰立本曰義
原合羣族俊彥碩師誘迪之旁列廩庾以貯田粟俟時而
分給府君猶以爲未足其遇鄉黨耄疾不能存者月予粟終
其身歿而無歸者給棺槨使之葬歲或儉闕右發粟多增直
邀利府君獨持價弗二恒如粟初熟時香爐峰下道苦惡不
利行者府君率羣隸平其坑坎取谿中自然石甃之凡二十
里所旣而抵掌于几歎曰澤物固吾之素志僅能施之一鄉

將若之何浙水東苦口賦食鹽者久之有司苟免督過上官不知病民民病又不能自言必坐致淪胥而後已吾當往陳其弊言行與否則天也卽曰爲書數千言走江浙行省對丞相白之辭氣激烈丞相與其反覆論辨府君以指畫地曰如此則爲利如此則爲害唯相君所擇耳丞相聽之下轉運使者定議將如府君言會浙東諸郡守亦各上言事聞中書中書移行省召郡守詣憲府聚論奏上減官煮鹽十萬引罷口賦法從商賈轉鬻民間民力大紓實府君倡之及還執綵旗迎于道者肩摩而袂屬府君自是爲善益力郡縣之政不便於民者必詣守令懇懇言之多所更免府君旣退絕口不言或問之則曰我不與聞也晚年嗜種鞠購得嘉種踰百當秋高氣清黃白紅紫盛開爛爛然如張錦繡府君曰抱杖嘯宋文憲公全集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三

咏其間精神恬康有不知老之將至四時燕集內而昆弟外而賓友皆笑歌相酬雖素不解飲必爲之霑醉乃已賢士大夫慕豔其高致盛爲詩若文稱述之春秋僅五十至正戊子五月二十六日以疾終于家娶項氏男子一仁鞏女子四王默鮑良知項房鄭靖其婿也孫男三宗昭宗敬宗瑾孫女一尚幼府君歿後四年其兄濱病革謂子楷曰吾與汝季父平生友愛篤甚今死猶未葬吾病脫有不諱當與之同兆域汝慎勿違吾言兄旣卒楷與仁鞏奉二柩窆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吾思嶺之原時某年月日也府君孝弟而寬愨不爲浮靡慘覈之行雖無意於利達其濟利物之志夢寐不能忘嗚呼若府君者不亦有道之士乎哉治古之時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故情意之感孚恩義之維

繫信有足樂者矣降及後世兼并之俗興往往富誇封君奴視同類編氓擢筋監髓以飶其谿壑之欲設有阡危況望其一引手救之乎府君義敦於宗族而推及於鄉黨州閭上疏弭患且解諸郡倒懸之急功益溥矣徵之一族而信徵之一邑而信徵之一郡而信其言人人同無少異者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頗聞元季兵亂廬舍無小大皆成煨燼獨府君所建義莊巋然獨存虐燄屢及之不待撲而自滅爲善者天亦鑒之如此豈特人言哉嗚呼是宜著之爲聳善黜惡之戒者已仁鞏奉狀介鄉友刑部主事劉彬來徵銘銘曰

維栝望宗積慶攸鍾篤生岐公勲業顯融族大以盛分支析允孰以義競龍泉爲勝有甫者田被乎東阡高廩屹然拯夫顛連嗣人之繼有引勿替秉仁遷義適昌厥裔合胡行之自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壘城續集

三

家而推人餒我糜人疾我治物苟可利敢嗇吾施戴天履地庶幾無愧鹹離病民民氣不伸袖書僦僦走自相臣辭氣激烈上衝毛髮有智則竭如病斯脫我旋我廬迎者塞塗綵旆夾扶式歌且呼晚尤寡欲知已維鞠爛然盈目壺觴相逐誰非同袍忍鑠其膏不有人豪惠利孰操銘以著德于古弗忒金石消泐此宜罔極

元故方府君墓碣銘

有序

府君諱應元字長卿姓方氏其先居河南自東漢司馬府長史河南尹紘始遷歙隋開皇間紘之後泉州長史叔達又遷莆田之方山唐天寶中叔達之後華又遷游洋之大房宋某年末華之後皇祐進士中奉大夫知梅州次彭又遷長壽峰之下某年初次彭曾孫淳熙進士朝請大夫直寶謨閣人理

少卿銓又遷郡東卿月坊卽今方壺巷也銓生嘉泰進士朝奉大夫直煥章閣廣東經略安撫使淙淙生修職郎龍谿縣主簿斌斌生主管機宜文字寓孫府君之祖也父塾翁母朱氏迪功郎端谿縣主簿沈之孫女府君未逾弱齡考妣先後淪謝獨侍大父與二弟俱破屋傾欹風雨中朝齏暮鹽或不能以自給不得已出從吏及大父歿凡四喪未舉府君黜衣殺食以襄大事服除中書左丞烏古孫良楨時爲泉州推官器府君之材命爲刑曹吏盡心獄事唯恐情弗麗法有乖中典每蹙頰弗寧豫章二賈豎銜人與之仇欲以僞造鈔誣之府君斥曰訊獄當兩造具備人奈何受爾誣禍將不測矣一聽一不聽聽者免不聽者果抵罪死尋爲南安縣蘆谿巡徽吏微民毒谿以漁人飲谿流多誤死巡檢劉萬松雅敬府君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三

命撰文以諭之府君操觚立就言毒谿不仁者三讀者避之積以年勞當陞吏于縣一旦竟棄去弗顧拊髀歎曰吾爲吏已失身髮將種種尙奔走不止耶乃使其冢子從前進士方遂初鄭獻可游晝夜程督不少懈見爲奕戲怒而投諸江曰此牧猪奴事爾奈何效之遂能堅苦自立不知有寒暑會部使者行縣試士于學其名輒先登府君喜曰此始發軔耳他時幸爾擢一第而歸吾死當瞑目吾先世以進士起家者六十一人登仕籍者百又四人獨吾遭家多難不能繼前志一念及茲毛髮皆上立爾宜助之府君性純慤孝友天至言及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事仲父如父撫二弟應珠應隆如子應隆無嗣以介子後之而均析其田廬外舅黃若琳外姑朱氏僅生一女歸府君無爲主後者府君迎養于家并奉其四

世神主且遺命世祀之冬月蚤作有一夫號而前訊之則曰
我畸窮夫也行凍死道塗矣府君解衣衣之立春鞭土牛聚
觀者如堵牆隸人執扑疾驅衆皆辟易一兒仆于地人爭踐
之府君力以身捍蔽抱兒歸其父時家子尚幼是夕出遇奔
馬急趨蹶道中馬躍而過無毫毛損傷或以爲救兒之報府
君不嗜酒唯好啜茗茗愛藝蘭蕙花當其含葩弄馨終日玩
之至忘寢食視世之升沈事泊如也壽六十有九以至正癸
卯正月某日卒于家其年六月某日葬于城西篠塘山之原
配黃氏先若干年卒合祔焉家子曰槐生明經善屬文今爲
郡府學者師介子曰桐生卽出後應隆者先六年卒孫男三
文煇文炯文烜女三濂聞方氏皆出於方仙君儲之後儲蓋
絃之允也其廟今猶在歛故歛睦婺越之間多方氏方氏多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三

有顯人而居閩者爲尤著閩自梅州之父贈朝議大夫泳叔
父諸王宮教授洞俱以詩賦有名天禧間同建義塾於虎蹲
岡以教四方學者如陳秀公曾宣靖公夏文莊公皆自遠而
來塾中相繼登第者十又七人方氏孫子亦七世聯科積勞
滿牀而光祿卿借其勛名尤著登載史冊天之報施者可謂
侈矣府君有志而無命雖不能享有祿爵以紹其先烈然其
秉心仁恕無虧士行又能訓子使勿墜其家學是亦爲政豈
必紆青拖紫而後爲榮哉法當銘銘曰

瞻彼閩邦族大而龐厥氏維方以經爲田疇治旣堅歲乃有
年六衣襜如有印纍纍堯行舜趨功烈之凝彤管是登有鈞
厥聲君起繼之將躡其爲奈數之奇孰恤我艱俛首汗顏刀
筆之間位雖孔卑仁或可推亦遂我私獄有重輕稽法緣情

唯中則貞有書傳家可趨而汗喟然興嗟白髮被肩所冀後
賢是琢是鑄我爵之榮非紫非青榮在六經或窮或通繫命
之鍾孰強其逢允子之奇能契父期其文陸離豈惟文哉生
事死哀執德不回古稱望宗書詩是崇匪專助庸繼繼繩繩
衍之益宏將自此升徠唐之原淑氣盤盤松栢丸丸太史著
文碣於墓門以播清芬

元故延平路總管項君墓誌銘 有序

處之麗水有文學政事之儒曰項君諱楛孫字子華幼肄業
郡庠終日掩扉習讀不復踰戶限時沈然若有思縱出亦暗
誦中塗口作噉喁勢殊不能自覺也及冠用薦者爲本州青
田縣學教諭天厯庚午遂擢進士第授同知奉化州事階承
事郎調福州路總管府推官改興化路莆田縣尹轉知福清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三

州事丁內艱不赴尋提舉泉州府司事秩滿而歸攝鄉郡
貳守累階奉直大夫同知延平路總管府事會朝廷遣重臣
李國鳳經略江南承制陞君爲本路總管兼防禦事歲餘卽
致其政隱青田之萬藏山以至正丙午八月十九日卒于家
享年七十又一矣君在奉化時州之女婦歲以四月八日羣
聚大伽藍飯僧誦佛書以求利益動以數千計君以其男女
無別有傷治體揭其事康衢禁制之在福州時有海賈林氏
嘗駕大舶行諸番間船上列旗幟設金鼓以備不虞仇家誣
其爲亂事上廉訪使者竟簿錄其家君爲白之活者數百人
周生用左道惑衆日以烹煉金石爲事愚氓無識指爲周神
仙生籍是出入官署莫敢何問君叱縛之坐以罪且焚其書
譙樓火役鉅事殷連年不克就君至召豪右謂曰臺門旅櫛

古之制也爾等有闔廬以居坐視師帥於上而弗違恤豈人情也哉皆來赴功不用而告成在莆田時俗悍而少恩或有忿爭輒搯兒童吮而斃之持牒訴縣多陷人於辟君登耆艾于庭諭以父子天性繇延數百言於是更相戒曰是爲推官而用法不阿者愼毋輕犯其風頓革在泉州時適丁歲儉道殣相望防禦卒出掠鄉落或至殺人君知事且急往白郡守俛王立共捐俸倡大商入金易粟賑之一郡獲寧至正癸巳福安羅源古田諸縣姦民林君祥等嘯聚爲變招江西妖人數萬圍福州閩海廉訪使郭興祖檄君集溫陵興化二郡義兵爲援君部署有法分數不紊帥之渡江與延平建寧兵會城中聞之士氣百倍盜恐腹背受敵中夜遁去其攝二守時青田寇吳德祥鼓三魁五社民蟠據險阻官兵往往失利君

與八帥謀高城深濠極力備禦仍命其婿祝彥方直抵窟穴歷諭之以福禍德祥感悅歸所執縣尹葉伯顏縣尉薛徹徹禿詣大府以降君爲政簡易一以愛民爲本未嘗求赫赫之名至於忠義大節持之益力唯恐或失之君子稱焉君之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祥奉化州吏目以君貴封某郎麗水縣尹母陶氏封宜人配吳氏子男子五人存誠秉禮遵道率性逢原存誠秉禮率性皆先後早卒子女子四人長壻卽彥方次歸吳濟二未行孫男六人浩漢潛牧敏孜女一人君卒之明年實吳元年丁未十又一月某日葬君青田鳴鶴鄉文龍原從先兆也葬後八年其甥祝金生懼君行事日就泯泯不勝凱風寒泉之思乃奉叔舅遵道命來徵墓上之銘予聞福乃百順之名宰化權者其施之於人甚吝也有如項君以進

士起家歷仕縣若州雖其末年數經兵亂卒能動與吉會優
裕康樂以考終其身天之錫君蓋厚矣況有仁政以澤民詞
章以垂後實應銘法予雖不及接君遂按繁昌令趙叔懷之
狀而件繫之且爲銘曰

智之營營才之轟轟孰能與福爭矧文足以致榮政足以發
聲宜豎而亨文龍之垆有松列旌馬鬣其形過者必式知爲
項君之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鑿坡續集

三七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四終

